

現代高僧大德 的行誼

隆迅法師◎著

僧寶不思議 身披三事雲衣
浮盃過海剎那時 赴感應群機
堪作人天功德主 堅持戒行無違
我今稽首願遙知 振錫杖提攜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現代高僧大德的 行誼

隆迅法師——著



推薦序一

現代高僧傳誕生 令人心生歡喜

現代高僧輩出，度化無數有緣人，前華梵大學馬遜校長即現今的隆迅法師，以一位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的眼光，及一位專業修行者的高度與遠見，將曾親近而熟悉的十餘位長老大德之道範行儀化作文字般若以饗宴後學，俾能得到心靈親近的機會，這本即將出版的《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令人仰之彌高，心生歡喜。

作者隆迅法師留學德國八年，完成博士學位後返台，執教於成功大學十五年後，由於才華出眾，深得當時在佛教界、教育界、文化界……負盛名，令人景仰的華梵大學創辦人、享有「教育才尼」美譽的曉雲法師之賞識邀請，出任華梵大學校長一職。

草創維艱之期，隆迅法師以報師恩之情，奉獻華梵大學「覺之教育」十年如一日，他的專業、專心，為華梵大學打下深厚的教學基礎，其用心深得全校師生及家長與義



工們的肯定。

卸下校長重擔後，深思過去歲月奉獻教育，為國培植人才，今後當為自己長養慧命，而於離校後一年餘，即赴大陸五台山普壽山依止夢參老和尚出家，同年登三壇完成具足戒，成為一位人格高超出塵的僧人。

隆迅法師以一位教育專業工作者，毅然決然的捨俗出家受戒，動於當時社會，但他卻淡定表示：「相信我過去世應該也是修行人，今生才有這個緣分出家，雖然出家比較遲，在大學教書、任職，做教育英才的世間事業，但自己的心，自始至終沒有離開佛法，始終堅持「普賢菩薩」的精神自勉，『願持諸佛微妙法，光顯一切菩提行』。今披上袈裟法衣，就是要學諸大菩薩，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利濟有情出苦輪。

從一位高級知識份子、教授、大學校長到出塵出家，整個轉折中，展現出大智慧的抉擇，令人景仰與佩服。

我與隆迅法師的相識，是在其擔任華梵大學校長期間，他身為一校之長，卻處處表現低調與謙卑，其深厚內涵與修持，深得師生敬仰外，更是我與大家學習的表率。

法師未出家前為國家培育英才而努力，迄今出了家又為關心大家的法身慧命而奉獻生命，特將其所親近高僧大德的行誼風範、生活寫照如實記錄化作文字般若來饗宴後人，展現「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風範。

高僧大德的「行誼」特質和悲願智慧，都顯現在修行過程的日常生活中，生活中的智慧，流露慈悲祥和的關懷。點點滴滴透過文字般若而妙筆生輝，具體呈現「代佛住世」的高僧大德之道範佛心，引領讀者身歷其境，去體會感受其至情至性，如寒冬渴陽的生命關懷，也彌補大家未能親近受教之遺憾；感受堅毅處見婉約，平凡中見偉大的內涵。

佛法說：「世間一切現象，有因有果。」是對我們凡夫說的，目的是警策大家能祛惡修善，對根器利的眾生說，因緣所生法，是空、是無，目的在破除功利觀念的「我」執，而能進入解脫之門，現代高僧行誼的出版，是一本很好的指引，請大家珍惜，是為序也。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淨耀



推薦序二

期盼世間好 但願佛法興

初識隆迅法師，是在她任職華梵大學校長之時，只見一位氣質儒雅，爽朗風趣，理念清晰，正義感十足，留學德國多年的傑出化學學者，在任教成功大學多年後，受曉雲導師感召，北上出掌華梵大學。當時教改之風正熾，身為私立大學校長必須面對世紀挑戰，絞盡腦汁，為著學校發展竭盡心思，力主「覺之教育」初衷，擘畫校務，以人文與科技教育兼重，提振學術，發展特色，樹立學風，為華梵大學爭取許多好名聲，還成功主辦了大學校長會議，是位深獲大家尊敬的好校長。

就在她卸任校長後不久，輾轉得知她已經薙髮出家，當時不明究理，心中尚有諸多掛念，常在途經台南時，想要和她取得聯絡，但總是緣慳一面。直到三年多前就職華梵，才又有了接觸，發現我們還都住在林口，於是有了許多請益的機會。方始知道祖籍浙江餘姚的馬遜校長，出生在書香門第，自小接受了親人的佛法濡養，中學生時代就

與佛法結緣，拜見了樂果老和尚，受到心靈震撼與啟發，而於台灣大學化工系畢業後，返港皈依並一直視為法身父母。2005年在曉雲法師示寂後，辭任校長職務，次年上五台山普壽寺依止夢參長老出家，受具足戒，法號隆迅。

從此馬遜博士教授因緣具足，成就了釋隆迅法師，豐滿了她的人生道路，真正是一位充滿著傳奇色彩的學者出家人，在高風道範的僧寶路途上，兼具智、仁、勇三達德於一身。

大智：一位原是研究尖端核磁共振學擁有德國阿亨工科大學理科博士學位與德國國家化學師資格的科學家，由於家學淵源，幼年即接觸佛學，研習經藏，早就融匯了科技與人文的素養。薙髮出家前，就有清高的心智，堅持至善原則，作風平易近人，所寫的文章與著書，詞語懇切，善巧方便地指引信眾，依止善知識，導向佛法道路。作為不隨流俗的知識份子，本諸曉雲導師「覺之教育」，融匯科學、注重人文教育，本人就是慈悲與智慧的化身！

大仁：雖然從未刻意親近教界長老，但卻總是有緣接受高僧們的教化，是佛緣更是宿世所種的福德善根因緣。披上袈裟，勇於承擔，即以弘法利生為己任，近來雖然承受著身體上極大的病灶負擔，總是抱持樂觀，追求超越生



命，為了法身慧命的滋養、茁壯、成長、圓滿而精進不懈，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普渡迷航，常燃慧燈！

大勇：即便病體未癒，卻始終辛勤講經傳道，念茲在茲期盼讓真理能代代相傳，為佛法，為眾生，能行菩薩道，早證菩提，而堅定地要完成人生的偉大終極目標，為法忘軀，續佛慧命，善作如來之使，以正知正見廣度有情，令人動容敬仰！

隆迅法師書寫《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記錄了開始接觸佛法以來，與多位高僧大德們殊勝的際遇和情誼。「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透過書中的介紹，高僧大德們真修實學的教育軌範平易重現，其中更有許多發人深省的佛理思潮，娓娓道來，條理分明，說理談法，由淺入深，親切有如春風拂面，使人心煥然一新，隨緣培養定慧所生的智力！

閱讀她一貫清新謙遜的文字，內心通澈，景仰書中高僧大德威儀之際，對佛法也會有進一步的了解，自然也強化了讀者依教奉行的決心與定力。「出微妙音，化無量眾，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這不正就是她為渡眾生，解惑開慧，善導心靈，悲智教化，照明心地，智慧與慈悲雙運，

成就福德因緣，以「僧讚僧」的方式來「興佛法」嗎？

套用她曾形容夢參老和尚語：「老師父的智慧，如同肚子裡吃螢火蟲，明亮的很！」，您我是不是也都很明白感動啊？

華梵大學前校長 李天任



自序

「若要佛法興，除非僧讚僧。」兩千多年前，釋迦如來在鹿野苑渡化五比丘，又持續教化眾生 49 年，留下了安定人心的正法。從此後，佛、法、僧三寶具足，三足鼎立，僧團成立了。僧團也就是和合眾，為了解救眾生，了生死，脫苦海，離煩惱，淨化身口意三業，最後得到涅槃寂靜。三寶住世，是為了解脫生命苦厄，在痛苦的輪迴中，尋尋覓覓，苦的根源為何，如何修道以滅苦，是每一位佛子生命的終極目標，也是生命最終價值和意義，三寶為世人點亮了明燈。

如今之世，釋迦如來已般涅槃，我們生在佛前佛後，唯法寶代表佛身舍利，為眾生謀求解脫之道。佛法能滋養我們的法身慧命，如今因印刷普及，經典亦隨手可及，文字般若大開智慧之門。然而，文字本身沒有生命，再多的經論也需要傳法的人，這顯示了僧寶的義務與責任。紹隆佛種，續佛慧命靠的是和合僧。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

讓真理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人就是僧寶，披上這一件袈裟，弘法利生就是你的責任，就是你的使命。雖然仍是一介凡夫，憑藉著觀照般若，依靠信解行證，可以完成人生最偉大的終極目標，回歸自性，不為自己，也是為眾生。

當我們辭親出家，與理想相同的道友共住蘭若，遵守六和敬，彼此學習，互相尊重，應謙恭和睦，始能利己利人，增長道心。作為僧眾中一員，忍辱負重就是修行，千萬不能亂了陣腳，破壞了僧團的名聲，越能忍讓，就越能提升。眾生看到出家人的威儀與美德，更感到尊重、敬佩、歡欣、喜悅、因而得到生命停歇的港灣，這是很多高僧大德對人類的貢獻。他們受到佛法的薰陶，人生方向走的是康莊大道。在這五濁惡世，他們的言行舉止，正知正見，改變了許多人類的劣根性，這是我想寫本書的用意。我並不是說，書中的大德都已成聖希賢，但是他們都有值得學習、值得尊敬的言行。

我自少年時代起，就與佛法結下善緣，更有幸接觸到一些高僧大德，他們對於我的法身慧命，思想行為，的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

與我有過互動的大德，當然不止書中這些師長。而



書中的大德們都已圓寂，本書也算是對他們的一份追憶。但願佛門弟子生生世世，和諧共處，為佛法，為佛教，為人類，為眾生，行菩薩道，早證菩提！

每年諸佛菩薩聖誕，我都會寫一首讚頌的詩文，表達內心對佛菩薩的感恩，下一步我也準備把偈頌編輯出版，讓有緣人感受佛恩，讓佛光普照大地，利益有情。

釋隆迅 2021年11月16日

阿彌陀佛聖誕於新北市闡性精舍



目錄

推薦序一.....	3	卷下.....	95
推薦序二.....	6	與壽冶老和尚的奇妙法緣... 96	
自序.....	10	文教仰高風——廣洽老和尚 99	
卷上.....	15	與萬佛城的一段法緣..... 103	
皈依樂老 引上寶船.....	16	詩文出眾的妙峰老和尚..... 106	
揮淚祭恩師.....	23	麓山寺舉辦台灣清涼藝展... 109	
大象不行於牛跡.....	29	武林高手博明老法師..... 117	
諸師護助入空門.....	37	願持一點光明種..... 122	
老和尚的心法.....	46	默默清修的水月老和尚..... 125	
五台山的一盞明燈.....	50	追念法鼓山的聖嚴老法師... 130	
老和尚茶毗的那天.....	57	普陀山拜謁妙善長老..... 134	
曉雲導師歐遊記述.....	63	湛山寺與明哲老和尚..... 138	
正觀覺教與人生.....	69	觀音老人——悟明老和尚... 143	
禪畫空靈意境深.....	74	緬懷慈悲的今能長老..... 148	
三心四力菩薩行.....	78	慧嶽老法師與天台宗研討會 152	
曉雲法師的教育悲心.....	84	作者簡介.....	156



卷上

皈依樂老 引上寶船

我是2006年在五台山依止上夢下參老和尚出家的，聽說60歲以前必須受戒，所以在59歲那年才剃頭髮，為時較晚。但是，我親近佛法卻算相當早，在香港因樂果老法師引領下皈依佛門。記得那是1965年春，當時我還在金文泰中學讀書，正準備會考，尋找參考書，經常流連在香港大會堂圖書館內。那是一個週末的下



▲樂果老和尚在香港佛教醫院灑淨

午，信步來到佈告欄下：「九樓北演講廳，樂果老法師，演講佛說四十二章經」的字樣映入眼簾。演講時間，正巧是週六下午三點鐘，我看看手錶，三點還差十五分，就這樣，我離開了閱覽室，走進北演講廳，坐在人群中，靜候老法師的法音。

老法師緩步走進來，我隨眾起立，屏息凝視著，他老



人家含著微笑，雙手合十，一步一步、穩穩實實的走到講台上。那一刻，我被攝化了，周圍的一切都彷彿不存在了。我看到的，是一位莊嚴、聖潔、充滿智慧安詳的身影！我感動得，興奮得想哭。直到聽眾坐下後，座中鴉雀無聲，老和尚才開始說法：「佛言，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從那一天起，我再也顧不得千萬學子視作「鬼門關」的會考，及千金一刻的備考時間，每逢週末，我就往大會堂的演講廳跑。

中學畢業後，我隻身赴臺升學，在台大化工系畢業後，還在中央研究院化學所，追隨魏岳壽教授做了幾個月的研究助理。最後還是回到香港，帶著一盒台灣出產的銀耳，冒冒失失撞進了「聞性精舍」，那是樂果老和尚的道場。那一天是正月初六，有好幾位法師和一些居士正在拜懺。我一閃就側身進入老和尚的寮房，往下一拜，喊了聲：「師父！」

老和尚睜開雙眼：「嗯，你來了，我正想，那孩子怎麼不來了呢？」

「師父，我上台灣讀書去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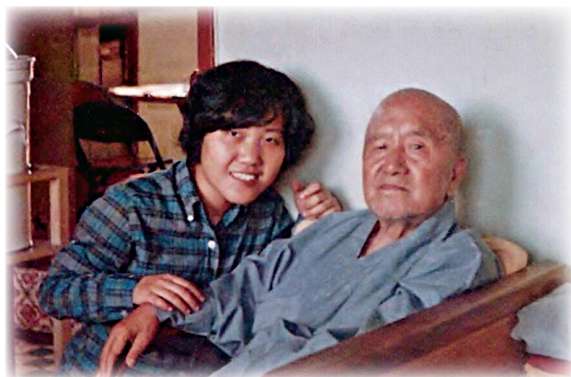
「嗨，這下可好了，徒弟找到師父啦！」他老人家開



顏笑了，像冬日的陽光那麼溫暖。

就在那一天，大悲懺禮儀圓滿後，上樂下果老法師給我授三皈依，賜法名「道遜」，我就這樣正式成為佛門弟子了。

那兩年，我一面執教於香港伍華書院，另一方面也緊侍師父左右。通常下午沒有課，我便搭幾站公車，去聽老和尚為我講經。一到精舍，十姑便會打電話給附近的皈依弟子，因為老和尚不會廣東話，就由我翻譯，來的人雖不多，但是老和尚攝受力強，大家都聽得法喜充滿。那時，老和尚講過《金剛經》、《彌陀經》、《楞嚴經》，可惜楞嚴經還沒講完，我便出國了。但是我還是很有福氣，有幸為師父整理《金剛經釋要》及《彌陀經釋要》的手稿。



▲樂果老和尚在香港九龍城聞性精舍

我相信老和尚有神通，也可以見證，這裡就為大家講

兩段故事。以前在聞性精舍，初一、十五都會上供禮佛，我也常為精舍紀錄每一項收支狀況。比方供酥油燈，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上供蔬果，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有一天我正坐在書桌前，計算著那一天的收支，已經算出最後的總額，正待寫到簿子上，老和尚從後方徐徐說道：「是不是……。」當時我楞了一下：「師父，您怎麼知道？」因為那時候，老和尚坐在離我後方數公尺處，還閉著眼睛，我背對著他，數字也還沒有寫在簿子上，他怎麼知道結果呢？我想這就是他心通。

有一段時間，香港鬧箍頸黨，賊匪拿著刀子搶劫，還要見紅（百元香港鈔票），否則要被他戳一刀。有一天，有個箍頸黨到了聞性精舍，翻箱倒櫃，半天也沒翻出什麼。這時候，老和尚緩緩站起來，用手指比劃一把剪刀的樣子，插著劫匪的後頸，推著他向門口走去。說也奇怪，那劫匪就只能隨著老和尚，向門口移動。待他出了門口，老和尚就順勢把門扣上。劫匪此時才如夢初覺，狠狠的說：「不是看你這把年紀，我就送你一刀。」後面廚房還有兩位志工太太，嚇得直哆嗦，竟不敢去救我們九十歲的老師父呢！

師父在台灣埔里建立一座叢林大道場——「佛光



寺」，就像昔日在營口建楞嚴寺，同樣的不可思議。神奇之感應固然不必多提，而他老人家為法忘軀，不辭勞苦的精神，真愧煞年輕的後生晚輩，土地是一位張老居士捐獻的，建築費用也是師徒大眾合力籌募的。當時，曉雲法師聽說樂果老法師來臺建廟，匆匆帶領一班出家人前往禮座。但見簡陋茅棚一間，木床一張，連門也沒有，那就是一位 90 歲老人住宿處所，竟感動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又有南洋華僑巨子，夢中聽聞「樂果」之名，剛好工務需要出差至台灣，多方打探得老和尚在埔里建廟的消息，前往參拜。當時，工程已在進行中，只見老和尚兩隻褲腳沾滿泥土，親自在烈日下督工，這位華僑先生，一見慈悲身影，異常感動，跪倒在地，聽說建佛光寺不足之款，他都一肩承擔下來，並拜在老師父門下，成為佛門弟子。



▲埔里觀音山樂果老和尚親建之佛光寺

這些年來，老和尚以九十多歲的高齡，仍是席不暇暖，東西奔波，不單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台灣與香港之間講經說法，又飛錫加拿大，為主持他老的學生誠祥、性空二位法師，新廟之破土大典。老人所至之處，皈依者雲集，不可不算是末法時期難得的盛況。

誰料老師父自加返港，即示微疾，當時我心惶惶不安，數月後，竟獲師父手書稱：「今病魔已竟去了，煩惱消除，感覺身輕安，心寂淨，好似與禪定功夫相應。如佛說，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誰想到，這一封信，竟成師父的絕筆。

翻閱在德國六年來，師父給我的親筆信，撫摸著老人熟悉的字體，心如刀割，淚下如雨，封封信督促我精進行持，兼勉勵注重身體之呵護。慈悲師父竟捨我而去，接到這一噩耗，剎時際天昏地轉，心痛如絞！老師父的道業成就，固為弟子們安慰與典範。同時，也使弟子深感汗顏，他老時刻叮嚀的，就是讓我們勤修戒定慧，而深入信解行，在末法之世，荷擔如來家業，自度度人。過去老師父曾賜書鐘鼎文對聯一幅，上聯為「智德是我寶」，下聯是「佛子乃人師」，實為師父殷殷之所期乎？

虔敬翻開《金剛經釋要》之首頁，心與目同一剎時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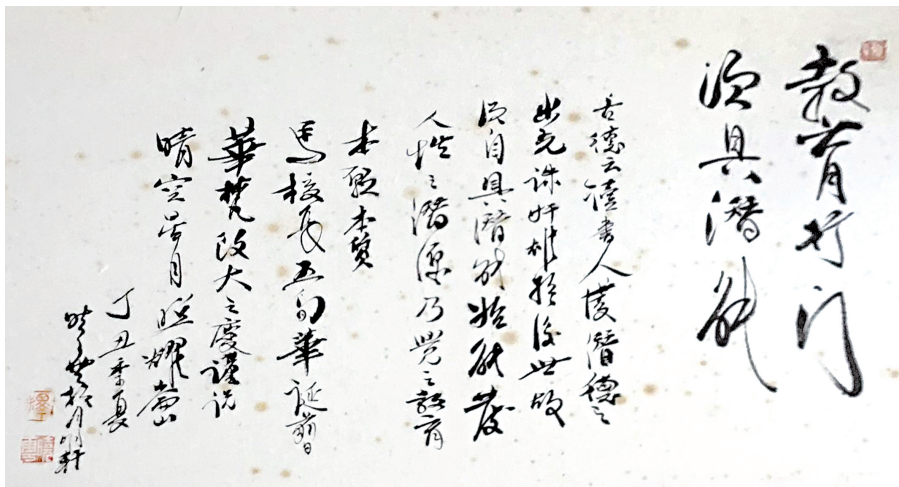


注在師父的偈子上：

佛與佛道同，相非相莊嚴，

法王法如是，心印心無痕。

頓時心胸忽爾豁達，深信我師父必乘願再來！



▲教育行門 須具潛能



揮淚祭恩師

這一次回國，雖然大多的時日都留在香港，卻不敢去師父的道場——聞性精舍，那個我一度最嚮往、渴慕，恨不得整日呆留的地方。

撥了個電話過去，接電話的是雲姑，她是一位帶髮修行，兼煮飯打雜的中年婦人，她說：「馬姑娘，你來吧！初一、十五我們這裡仍然像往日一樣，供佛吃齋啊！」怎麼可能還像往日一樣？我心中不禁苦笑。正如一幢大屋倒塌了巨樑，聞性精舍的精神領袖^上樂^下果老法師已無聲息的離開人世了，即使法會的形式保留，與會的人物依舊，沒有老師父在，就彷彿失去了靈魂的軀殼一樣，如何能與往日相提並論呢？再說，人事全非，老人家遺物仍在。點點滴滴，不堪回首，我又何忍舊地重遊啊！

記得從前，羅太太曾告訴我們，她先生問她：「為什麼沒事老往師父處跑，都幹些甚麼了？」師父曾含笑對她說：「你就告訴他，我們在師父那兒，閒來無事喝杯茶，念佛聽經拜菩薩。」那一種清閒，那一份自在，如今該往



哪裡去尋找呢？

道韋師（即十姑）冒著雨從西貢來看我，她知道，我多渴望聆聽師父往生前後的一切。師父生病的前因後果，她都娓娓道來。數度往返台港之間，進進出出醫院內外，師父的病體已經無法再支撐，受盡了「病苦」這一環，他老人家終至薪盡火滅，而入涅槃。

師父的法體，停留四十九日後火化。火光中瑞相繽紛，五位菩薩先後呈現真身。其中一位即持楊枝淨水的白衣觀世音，這種莊嚴境界。參觀者有目共睹，齊聲讚嘆稀有。想我師畢生修行，精進自勵，行大慈悲，始感應得如此之吉祥。更見火光中佛「卍」字呈水晶色，放大光明，閃耀凡二十餘次，又見「樂果解脫壽」五個大字顯現。還有數行小字，可惜沒有人能記得小字的內容。更見耳根部位及腰部以下，呈銀色長方形體放光。膝蓋下蓮花，白色白光，大若車輪，正應《彌陀經》中所述，圍觀的四眾弟子，同獲法喜，歡欣踴躍，不再悲泣。

次日一早，一群弟子負責往拾骨灰，有人道：「老法師，您的孝順徒弟來看您啦！」言畢，已熄三昧真火由胸口再度湧出，恆久始滅。由灰中拾得法骨，皆呈純白色圓滑之薄片，關節處則呈內有花紋脈絡的半圓殼，形狀甚是



美觀。師父的舍利，隨即運到台灣埔里觀音山「佛光寺」，師父的大道場內，另設靈堂供養。

接著，我到了台灣，文化學院的「大恩館」內，拜見了曉雲法師。乍見之下，唏噓嘆息我們心目中敬愛的老人，已不在人世了，一時悲傷難禁，淚珠淒然滾落了下來。曉雲法師處，供了一張大幅的師父聖像，持經趺坐，雙目炯炯，栩栩如生。雲師道：「這不過是兩年前，他老在菲律賓所照的相片，看他兩眼多有神，他老實在應該還可以住世一段日子啊！」

到台中的那天，是8月24日，我心裡想著：「師父啊！不孝徒兒要來還願了。」

「菩提樹雜誌社」發行人朱斐居士，是位令人敬重的長者，雖然素未謀面，且不曾預約，我就這樣子唐突地撞上了門，他夫妻不但一點不驚訝，卻是親切隨和招待於我，如



▲樂果老和尚閱經法相



同對待自己家人一樣，令我心中深受感動。

且說那天一早到台中後，我就把行李丟在朱居士家中，自己逕自去中興大學，會晤化學系主任何武雄教授。辦過事回到朱家吃飯。我又要去佛光寺拜祭師父的靈位，那時台灣正因颱風影響，下著滂沱大雨，朱居士夫妻好意挽留我，勸我別冒著大雨去，恐怕山路危險，又先打電話去佛光寺，道忠師父也認為天雨路滑，上山不便，都勸我在台中住一宿，次日上山。

一則我因時間關係，不能久留。二則天氣殊難逆料，明日再下大雨又如何？況且，我特地到此拜佛祭師，愈艱辛愈顯出我意誠。觀世音菩薩和師父必會護佑於我，故執意上路。

到埔里時，傾盆大雨，煙霧迷茫。且有兩處，洪流橫路湧過，車子必須划過水流，我僱了一部計程車上山，山路十分艱險，流沙危石，已被大雨沖潰的路面，緊張萬狀。我心中默念菩薩威名及師父：「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弟子豈好涉風險之輩，但一心禮佛祭師，以盡弟子孝心，故不敢畏辭勞苦，冒雨來此。求菩薩顯靈，早息風雨，方便弟子，上山祭師。」念畢，風雨果真收斂了不少，但山路崎嶇難行，我叮囑司機，請他格外小心，慢慢駕駛，

心中則念佛不止。

上得山來，睹見佛光寺全貌。外觀莊嚴清淨，幽雅素潔，四面翠峰環繞，上了數十級石階，雙手推門進入大悲殿，頂禮大威德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這一尊丈餘金身，是當日親見師父僱巧匠塑造的。師父圓寂以前，聽說這一尊菩薩三度放光，這次重拜金身，悲欣交集。

一時找不到師父的靈堂，不得已叩門請問，住持師父驚訝的見我傻兮兮的，衝風冒雨而來，忙領我去師父靈前祭拜，才見到堂上供著的師父靈位，一剎時師父慈祥音容浮現心際，悲淚失聲，揮不盡的眼淚，彷彿要與雨水競先流下。道忠師父慈悲，勸我不如留宿山上，等放晴後再走不遲。但我心願已逞，即揮手道別，坐原車下山。

值得一提的，是回到香港後，好友周惠娟來看我，她也是師父的皈依弟子，單獨在一起時，我還沒開口，她便說道：「我昨夜夢見師父了。他老穿著白衣白袍，身放白光，我心裡嘀咕著：『平日師父總是穿黃袍的，為什麼今天穿白袍呢！』」夢境開始是這樣的，你約我去看師父，天下著滂沱大雨。有人說：『別去啦，雨下的太大了。』當時，你還是不顧一切的去。我卻猶豫了一陣子。有人說：『惠娟，馬遜是老法師的弟子，你去幹什麼呀？』我



就想：『我也是師父的弟子呀。』所以我也跟了上去，遠遠見你上了許多石階，推門進去，我到時，就是師父穿著白衣袍坐在中間，神采飛揚，紅光滿面，很歡喜的樣子。你坐在師父旁邊，也是笑嘻嘻的。見我進來，你就說：『惠娟，你也來了。』師父看著我，就向我說了一句話：『惠娟，做甚麼事都不要做的太盡，要留！』而後我就醒了。」

聽了她這番話，我清楚的知道，確實是師父託夢於她，不覺再度以淚洗面，惠娟不曾到過埔里佛光寺，而我也來不及講述拜祭師父靈位的情況，她夢中的境界，卻恰似當日情景，而師父對她說的那句教誨，正適合惠娟不過。惠娟親近師父的日子不多，卻感得師父入夢。且在夢中教誨提攜，也正是因為她的宿慧。望她見此文，勿忘師父此訓，才終身受益不盡啊！法乳恩深，追思不盡，願恩師^上樂^下果老和尚不捨眾生，早日乘願再來！



大象不行於牛跡

我想了許久，才記起初見上人夢參老和尚，是在2000年的華梵。有一天，曉雲導師的皈依弟子陳仁眷教授說：「校長，你應該抽空去拜見夢參老和尚，他是倜虛老和尚的學生，也是導師的師兄啊。」

1995年我被華梵大學董事會遴選聘為校長後，與創辦人曉雲導師早有默契，就是等學校穩定後圓頂。導師常吩咐我，除了大學以外，也要關心蓮華學佛園和華梵佛學研究所。導師主張僧伽教育與社會教育「二部並進」，常說蓮園是華梵的根。但我是個嚴守分際之人，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蓮園與華梵佛學研究所，雖然都是曉雲導師所創設，但畢竟都有負責的法師。因此，除了兼課外，只有在導師特別囑咐時，我才會出現。蓮園來了這樣一位大和尚，我並不知道。

記得第一次見夢老，就送上我的新書《塵沙掠影》，書中大部分描述我在德國留學時的點點滴滴，也有許多篇談到了我的學佛經過。有兩篇文章是紀念我的皈依恩師樂



果老和尚的。樂老是倓虛老和尚的法弟，在香港，樂老、倓老、定西老被尊稱為東北三老，他們共同成立華南學佛院，振興香港的佛教，改變了社會上佛道不分的謬誤。師父年輕時就認識樂老，當時樂老還沒有出家。

另外，書中有一篇〈萬佛城遊記〉，是描述 1978 年我在德國攻讀博士時，一次旅美的見聞。我在萬佛城小住，承宣化上人盛意款待，宣化上人也是夢老的朋友，文中尚提及智海老法師、誠明老法師都是師父的同鄉法友，真是無巧不成書，彷彿與師父的宿世師徒緣也漸漸有譜。

師父看過《塵沙掠影》後，對我的求學生涯有了一定的瞭解，老人家每一見我，就丟下一句《塵沙掠影》，沒有再多說下去，聽在我耳裡，彷彿別有深意。

有一天，華梵護持委員來了不少人，老和尚帶著宏覺法師也來了，還為大眾作開示。茶敘時，曉雲導師對夢老說：「華梵大學總務處有位職員，名叫謝進忠，他早就想出家了。前幾天我還對校長說，要把阿忠送到加拿大去，讓性空法師為他剃度，不料你來了，就給你做弟子啦！」導師是女眾，戒律不容許為男眾落髮，所以希望自己的師兄為阿忠圓頂。



夢老當下笑笑說：「好啊！」導師問道：「你看那一天給他剃度呢？」老和尚說：「就今天吧，今天是個好日子。」接著，導師吩咐阿忠去大殿念佛，在眾多護持委員的見證下，阿忠現了出家相，法號仁智。當儀式結束後，老和尚用他那雙銳利的眼睛攬掃全場，打量了我一眼，問道：「還有誰要一併絞了頭髮嗎？」我彷彿覺得他老看穿了我的心事，在暗示我，那一刻也觸動了我的菩提根。

曉雲導師生病那年，正值夢老來台，我前往禮座，悄悄告訴老和尚一個秘密：「師父啊！我在菩薩前做了三個鬮，一個寫著馬上出家；一個是暫不出家；還有一個是以居士身份修行。結果菩薩指示，暫不出家。」老和尚微笑著說：「這種問題，你還要問菩薩嗎？你問我不就得了。」接著，分析我為什麼不能馬上出家，我驚訝地發現老師父的智慧，如同肚子裡吃螢火蟲，明亮得很呢！

大陸開放觀光後，我就擬訂計畫，朝四大佛教名山。文殊師利菩薩號大智，位居眾菩薩之首，我是個讀書人，理應先往朝拜。因緣卻讓我在禮拜普陀、峨眉、九華後，才認識駐錫五台山的夢老。2000年非典（SARS）肆虐，我原打算趁暑假朝山，打了個電話至廈門找師父：「老和尚，今年我去五台山看您老，可以嗎？」





▲於五台山普壽寺夢參老和尚清涼閣出家

「甚麼？現在鬧非典，五台山封山了，我都不去，你去幹啥？」

直到 2003 年暑假，我才有機會初訪五台，七月雖然放假，但是校務工作是沒有假期的，我必須找好職務代理人才能離開。我選定的日子，正巧老和尚九十大壽，原想一個人悄悄獨往，住在普壽寺、親近老和尚，請益佛法，然而，淨耀法師也願一同前往，他還帶了四十多位信眾。

小時候，我聽過外公和姨媽追隨明印老和尚朝普陀、打千僧齋的往事，十分嚮往。這一趟朝山，我也準備參與供僧大會。曉雲導師和一些佛友，聽說我要去五台山供

僧，都發心隨喜，總共募得五十三萬台幣，我把錢交給高逸科技公司董事長高樹榮先生，請他託大陸的朋友換成人民幣，帶到太原機場交給我。

飛機抵達太原，李先生送上了一個大布袋子，裡面裝的是沉甸甸的鈔票，由舊報紙包著，連團員都不知道我背的是什麼東東，爭著要為我服務。可我一刻也不敢布袋離身，一到五台山，馬上交給老和尚，有緣參與了一場殊勝無比、為老和尚慶壽的供僧大會。

老和尚說：「你們來朝五台，文殊菩薩特別高興，祂去接你們，沒見到嗎？你們來，菩薩迎一千里，你們走時，菩薩還要送八百里呢！」老人家還歡喜的告訴我們：「這裡每天都有一萬尊菩薩常駐，所以說，踏一踏五台土，從此不受輪迴苦。」

是年十月，曉雲導師示寂，我心中認定因緣成熟，卸下了校務的擔子，辭去校長之職，隨即辦了離校手續。在華梵擔任了十年校長，若繼續賴著不走，會造成新校長的壓力。更重要的，我想到公立大學回鍋，會享有比較優渥的退休。國立台南大學黃政傑校長誠意十足的登門拜訪，以講座教授的榮譽禮聘於我，還準備了景觀最好的辦公室，我接了聘書後，就悄然到了五台山。



為了保持低調，寫給師父的信是在抵達五台前一週才寄出的，師父見我來，便說：「你看，信到了，人也到了。」其實是我故意安排的。

2005年農曆4月25日，依止師尊夢參老和尚剃度，宏覺法師擔任阿闍黎。師父叮嚀道：「當智慧未開時，要遠遠避開世間名和利。地位愈高，名聲愈大，就愈危險。要徹底放下，放得愈乾淨，愈容易成就。」於是就在佛菩薩前發願：

「弟子馬道遜於農曆四月二十五日清晨七點，依止^上夢^下參老和尚薙髮出家，法號隆迅。祈求諸佛菩薩慈力加被，自今日起，智慧增長，道心增長，清淨無垢，精進行持，常隨佛學，饒益有情，迴向淨土，早證菩提。」

當日黃昏，禮拜素有「華北屋脊」之稱的北台，沿途積雪未退，冰風刺骨。我把剃除的頭髮埋進土裡，象徵埋葬過去一切。

次日，還朝了佛母洞，爬上1580級石階，原擔心關節無法承受，還是一邊走，一邊念著佛號，居然一小時就來到洞口。此洞是大洞套小洞，僅能容一個人以一定姿態爬進洞內。洞壁光滑清涼，有突出圓滑石頭，據說是五臟



六腑，象徵佛母的肚子。進去後再爬出來，如被佛母重生。師父說：「進去佛母洞的必然會成佛呢！」

回到台灣後，許多前輩們善意的給我許多意見，然而，與我所認識的佛法甚大差距，心裡難免感到困惑。我寫了封信給師父，陳述內心的不安。同時，對於每天功課的安排，也期待師父給我一些指導。

關於修持方面，師父指示以金剛經為主，並持誦華嚴三品為日課。因我是發願求生淨土的，所以加誦彌陀經。至於心中疑問，師父一句「大象不行於牛跡，切記！切記！」解了我的心結。



▲夢老訪台 拜會恩師



出家前，除了金剛經、彌陀經以外，我還持誦普門品和地藏經，出家後，師父囑我誦華嚴三品。為了不要讓功課太雜，就停誦普門品和地藏經。轉念一想，過去誦普門品和地藏經，都是求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慈力庇佑。如今現了出家相，應該是學習菩薩，心心念念不捨眾生，發度化眾生的悲願，以文殊淨行品和普賢十大願為指南，是為一切佛子之所宗。

年前，師父來了一趟台灣弘法，我也難得親近師父，有幸投止在真修實證老和尚的座下，走在菩提道上，自然是清涼自在、心安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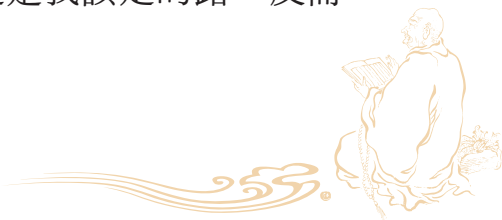


諸師護助入空門

回憶前塵往事，誠明老法師是第一位勸我出家的大德。宣化上人也想把我留在萬佛城。自德國完成學業後，除了曉雲導師外，還有妙峰長老、慧顛長老都想剃我的頭。加拿大的性空長老聽說我可能出家，要來台灣給我剃頭髮。我老媽一直被蒙在鼓裡，她還笑著說：「為什麼老和尚都喜歡剃光你的頭髮呢？」因緣不可思議，在文殊菩薩的寶地，我的頭髮被我最敬仰的上師剃光了，最後剩下一撮埋在北台，上面堆砌了一座小型石塔……

我出家了，有些友人感到錯愕，還有些朋友、學生激動落淚。為了化解他們的疑慮，我要談一談為什麼出家。

出家是大事，是人生的一種規劃，生命的一種選擇，也需要與佛門有緣才成。過去貧窮鄉下，有些家庭日子過不去，會把小孩送到廟裡做和尚。社會一般刻板印象，遁入空門是一種消極行為，現實生活中，的確也有人因遇到困難，逃避現實而落髮。我當然不是基於上述原因，只是單純的因緣成熟、水到渠成，這是我該走的路，反而



遲至六十才圓頂，也是隨緣之所致，大概「所作皆辦」，才「具諸佛法」吧！

任教華梵大學時，夢參老和尚多次來台，有緣親近。夢老是倓虛老和尚的學生，算來是華梵創辦人曉雲導師的師兄。夢老常年駐錫五台，老和尚九十嵩壽，我特別前往齋僧。見五台山道風鼎盛，的確是文殊菩薩的福山寶地，因而種下這一因子。



▲五台山塔院寺之白塔

其實我學佛相當早，除了幼年受到撫養我的姨母信佛的影響外，中學畢業前在香港親近樂果老和尚，受到老人家的教誨，那是我一生最大的福份。樂老曾經為我講了好幾部經，我一直相信老和尚有神通，大概他已預知我會走這條路吧。記得留學德國時，樂老恩師的信，原是口



述由旁人抄寫，我卻要求恩師親筆，老人慈悲應允，在九十七歲示寂前，還以顫抖的手寫信給我，信末總是「精進行持」。

我不曾刻意親近教界長老，但總有緣接受到一些教化。大學畢業那年我在香港佛經流通處遇見一位小姐，她帶我去拜見壽冶老和尚，就是刺血寫華嚴經的那位。當我們抵達時，他原已入定，不敢打擾，正轉身離去，他卻在背後叫住我，並與我長談，要送我一套華嚴經。當時正申請出國留學，無法研究經藏，所以向老和尚婉謝了。但還是承他老慈悲，贈送我好多佛書，還有他親手用梵文書寫的墨寶，其中一幅我就送給華梵文物館了。

留德期間，我以誦金剛經為日課。有一年耶誕節去南德友人家度假，回程在海德堡發生嚴重車禍。當時我並不懼怕，一心只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感覺車子奇蹟般飄然落地，轎車雖全毀，車上三人卻平安無事，當時已發願餘生奉獻佛教。

1978年我在德國修博士時，去了一趟萬佛城，承宣化上人慇懃招待，並在舊金山巧遇誠明法師，她是樂老的同鄉，在香港我就認識她。有一天，我看見她書櫃中有一套《倓虛法師法彙》，翻開看了好一會，很喜歡，但是她



只有一套，不敢開口問她要。下午她帶我去拜見智海法師，智海老法師也是倓老的學生，臨別前他送我一套書，一看，竟然就是《倓虛法師法彙》，真是感應道交不可思議。

還沒到華梵，曉雲導師已為我規劃未來的路，那一晚我們住在息心堂，導師生著病，咳得很厲害，她用筆與我交談，說待學校穩定後，要為我圓頂等等，其他的話，這裡就不方便說了。

記得年輕時看《法苑珠林》有句話：「出家修道容易，如海上泛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上行船。船雖或同，由處有異。故遲迷有不同，修犯有難易。是故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慕出欲。」

本空禪師的《煙水集》中，有一篇〈記一位出類拔萃的比丘尼〉。敘述覺明法師其人其事，清末年間與鑑湖女俠秋瑾共倡革命的丁寶琳，在秋俠殉難後，感覺國事蝸蟻，不易著力，遂遁入空門，就是這位才華出眾的比丘尼師。其實本空禪師也是一位不簡單的比丘尼大德，她們之間的互動點滴，特別令我感動。

除了皈依恩師樂果老和尚，剃度恩師夢參老和尚，朝



夕相處十年的曉雲導師外，還有幾位教內長輩對我也影響甚深。一位是新加坡的廣洽老和尚，他是弘一大師的學生，豐子愷先生的方外好友。來台數次，我都前往禮座，陪老人家用餐。有一年我去德國，途經新加坡，即往蒼葛園拜訪廣洽老法師。當時我已在旅館用過晚餐，但他仍堅持煮麵給我吃，還送我一尊佛像，用濃濃的鄉音說：「這是古董啊，送給你。」第二天一早，又帶來一鍋香噴噴的粥，還親自送我登機。

妙峰長老是另一位提攜後輩的長者，他是堂舅孫慕迦先生的好友。當年堂舅要為僑界禮請一位大德前往弘法，印順長老推薦了妙峰法師，因此他成為在美弘法最早的中國法師之一。大概由於這一因緣，他老對我特別看重。

還有今能長老，我擔任華梵大學校務十年，舉凡校慶、畢業典禮，他必定參加。曉雲導師圓寂那天，聖靈寺有法會，一通電話馬上來幫忙。台灣鬧 SARS 時，我請他為全校灑淨；學生出了死亡車禍，我請他老超度，他為往生的學生說法，情切之處，在場師生無不動容。我個人特別感念的，就是家父往生，他老請來兩位大法師，一同主持佛事。

佛恩浩蕩、諸師待我恩重如山，雖然心中惦著出家。



唯從事行政工作，紅塵中打滾，不能圓滿。卸下校務後，才能前赴五台山，於去年農曆四月二十五日，依止師尊^上夢^下參老和尚剃度圓頂。師父叮嚀道：「當智慧未開時，要遠遠避開世間名和利。地位愈高，名聲愈大，就愈危險。要徹底放下，放得愈乾淨，愈容易成就。」

當日黃昏，朝 3050 公尺高的北台，北台素有「華北屋脊」之稱，沿途積雪未退。冰風刺骨，幸隆明師兄送來師父的披肩禦寒。我把剃除的頭髮埋進北台土裡，象徵埋葬過去一切：「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

二十六日朝佛母洞。仁智師兄請來一部出租車，很快抵達目的地。要上佛母洞，還須爬 1580 級石階。如果早知如此高，我可能會怯場，因關節無法承受。但我走一段，休息一會，再走一段，一路虔誠念著佛號，居然一小時來到佛母洞。此洞是大洞套小洞，洞口僅能容一個人以一定姿態，勉強才能爬進洞內。從佛母洞順利降生後，下山時，又擔心雙腳發抖，不久前去朝蘇州靈巖寺，下山時腳就抖得厲害，這次出乎意外，走得很好。近年來關節退化，腿力消減，上佛母洞，除了憑自己的意志力，也是佛恩加被才得完成。



出家第二天，早課排班時見一輪明月高懸，彷彿虛空含藏萬相而不著。月雖有陰晴圓缺，虛空卻不予分別，含藏之，包容之。修道人心量應似虛空，容納一切人、事、物，才不會生煩惱、分別執著。虛空包容一切，不隨一物所轉。佛陀以虛空喻智慧，明瞭世間一切法，不隨世間法所轉，故如如不動若虛空。

回台後，剛好見到高雄楠梓慈雲寺傳授三壇大戒的訊息，感謝觀世音菩薩慈悲加被，才得如願。這次了中長老擔任得戒和尚，在台灣佛教界德高望重，菩妙長老為羯摩和尚，今能長老為教授和尚。開堂和尚會本法師是慈雲寺的住持，自幼出家，精明能幹，憂心佛法今日的處境，是中生代的佛門龍象。

這回受戒，幸今能長老鼎力相助，因剛轉到國立台南大學，校長禮聘我為講座教授，每週只上兩堂課，若再請假受戒，實在說不過去。幸虧戒會特別通融，讓我每週二回校上課，又蒙會本法師慈悲，由戒場派車接送。不料受具足戒那天恰巧與上課時間衝突，他們又安排我與前幾排的一位戒兄對調，才圓滿這一終身大事。轉念一想，如今許多寺院都講閩南話，這次受戒是用國語，否則我有麻煩了。



受戒 32 天，功課排得很緊密，除早晚課及上供外，每天講戒、演禮、拜懺，背佛事問答和毗尼日誦，生活很充實。剛去時天氣炎熱，汗流浹背。突然變天，寒流來擊，加上流行性感冒，大家都睡在地板上畫好的床位，緊連在一起，一人感冒，即刻一傳十、十傳百，咳嗽之聲不絕於耳，會本法師說是考驗我們，幸虧大家都通過考驗了。

三壇懺摩前，有一晚背毗尼日誦，後來只要求每位背十則，不會時必須當眾罰站。引禮五師父走到我附近，似乎在數位子，當時心想大事不妙，大概看我坐幾排幾號，果然被他點到，幸好要我背的都不難，總算順利過關，還得了個獎品。二師父戒慧法師道：「這一位就是華梵大學的校長，你們也認識認識。」經他這一介紹，接著兩天就有許多年輕戒兄弟來找我，為她們寫些勉勵的話。

總而言之，出家有新的一番體驗和心境，出戒壇前寫了一首詩，以「慈雲寺傳授三壇戒」冠頂，作為這次出家的句點：

慈心攝衆啓香壇，雲幢高懸禮懺王。

寺宇巍峨弘道本，傳揚正法德難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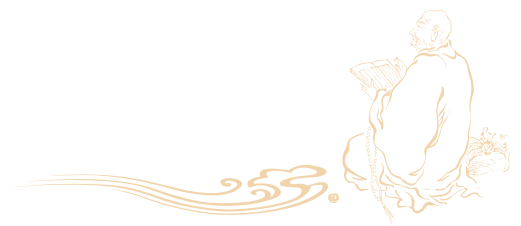
授與金剛真戒體，三生因果悟真常。



壇場清淨龍天喜，戒德森威佛地光。



▲ 2016年上海奉賢萬佛閣三壇大戒



老和尚的心法

身心分離——有覺覺痛 無痛痛覺

前些年老和尚來台灣，講他親身一段經歷。他說，有一天他躺在床上，早上想起床，胳膊忽然抬不起來了。他想這下子糟了，搞不好半身不遂，甚至變成植物人。可是以他老不服輸的個性，就頑強的在床上拚命活動，忙了老半天，果真身體有反應了，慢慢又能下床走動了。從此以後，老和尚雖然仍是早起，生活作息依舊，其實肉身行動已每下愈況。由這件事，老和尚悟出一個道理，要讓自己不受苦，必須練習身心分離，不要受身體支配。

當時老和尚高齡近百，身體不受使喚，可想而知，何況還有直腸癌的舊疾困擾。但是老和尚說：「有覺覺痛，無痛痛覺。」我相信他老一定常以此偈自勉。覺在心，觀痛在身，能覺身苦；痛在身，不能痛覺，覺不必隨色身受苦。肉身再苦，不必影響我的清淨心。

心境分開——若能轉物 則同如來



自無始劫以來，凡夫在六道中生死輪回，都是因為執著有「我」。認為「我」是身與心的結合體，起惑、造業、受苦，無有了期。當苦果現前時，卻只知道呼天搶地，業報身受盡折磨。老和尚的秘密，就是練習身心分離術，身心分離就不苦了。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則同如來」。「物」包括外界一切有形相的色身和境界。要如何轉呢？老和尚深刻的體悟到：「讓心與外境分開，心境分開就是轉。」老和尚說：「當你在最痛苦的時候，不要認為這是苦，甚至你要以此為樂，心地就坦然。如果你覺得苦，那就是幫苦的忙，必然苦上加苦，愈來愈苦。」

五蘊皆空——沒有我 只有我的

一般人執著我，把五蘊當作「我」。所謂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也是一個「人」的身心世界。有人執著「身」是我，有人執著「心」是我，比較嚴重是對「身」的執著，其實「身」是地、水、火、風四大所成，人死後四大分離，「我」還存在嗎？所以說：「人人愛此色身，不知身是苦本，個個貪圖快樂，不知樂是苦因。」

倓虛老和尚說：「沒有我，只有我的。」這話夢老也常說。胳膊斷了還是我嗎？腿被截肢還是我嗎？現在醫事



技術非常發達，器官移植十分普遍，如果我的心、我的腎、我的肺移植給別人，還是我嗎？眼角膜捐給「他」，能見的就是「他」，不是「我」了。色身那裡是「我」呢？都是「我的」，沒有「我」！

另外有一種人，執著「心」是「我」，其實我們起心動念，都是有生滅的妄心，無常幻化，虛而不實，遇境逢緣，無有實體。想想誰是「我」？是小時候流著鼻涕吵著要洋娃娃的是我？是青年時創業談戀愛的？還是老年求長壽健康的呢？外貌改變了，心境也改變了，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真有很大的不同，那個時段的「我」才是「我」呢？

善用其心——唯其大智 所以大悲

過去老和尚最喜歡寫《華嚴經淨行品》，「善用其心」。「善用其心」是文殊師利菩薩的智慧與慈悲，經中智首菩薩問了 141 個問題，文殊菩薩的答復，無論起床睡覺、穿衣吃飯、盥洗淨身、居家出外、行道參禪、遇到塔寺園林、善人惡人…任何境界，第一念想便是利益眾生。所有偈語都是「當願眾生，如何如何！」菩薩念念不捨眾生，從來沒想過自己，人稱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說祂大悲也行啊！

「善用其心」是真如理體的清淨妙用，菩薩無「我」相，深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以大智即是大悲。菩薩「度生而不著眾生相」，「我」與「眾生」體性無別，如是彰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悲即智，智即悲，實智權智，平等如是。文殊菩薩如是證，老和尚如是修，我等諸佛弟子，當應如是學，如是行，如是報師恩，報佛恩！



▲老和尚來台 拜會恩師於高嶺閣



五台山的一盞明燈

昨天一早就聽到微信叮噠響，上面顯現的是還未公佈的消息，恩師^上夢^下參老和尚圓寂了。我默默走進佛堂，心中空白一片，也沒有感覺哀傷。誦過金剛經後，一口氣再誦三部地藏經迴向老和尚。接著彌陀經後，經行念佛，突然心頭一酸，老淚撲哧掉了下來…

初上五台山 齋僧禮和上

記得第一次上五台山，是 2002 年農曆六月初夏，普壽寺為夢參老和尚慶祝 90 華誕，特別舉辦千僧齋。當時我在華梵大學擔任校務工作，案牘勞形。好不容易趁著暑假，放下繁重的公務，邀約淨耀法師一同前往。行前我還特別化緣齋僧，募得 53 萬台幣上路，還包括曉雲導師的十萬元。我把台幣交給一位台商朋友，請他在太原還我人民幣。結果他的朋友用報紙包著一百、一百的人民幣，放在布袋裡給我。我們一行抵達五台山時，天色已昏暗，我背著沉甸甸的布袋十分不便，連晚餐也未吃，就催著淨耀法師趕快去拜謁老和尚。



老和尚當時住在普壽寺的後院，是一方四合院的幽靜蘭若，名為『清涼閣』。老和尚在藏地生活十年，深受藏傳佛教影響，故佛堂供奉的五方佛，以及文殊普賢諸尊菩薩，都是藏教造型。老和尚看到我們來特別歡喜，他說：「踏一踏五台土，從此不受輪迴苦。」還問道：「文殊菩薩去接你們了，都看到了嗎？」原來五台山流行這麼一說，上五台山禮拜文殊菩薩，菩薩會親迎一千里，臨別又送八百里。唉，菩薩這麼週到，令弟子好生慚愧！

初上陽明山 見曉雲法師

與老和尚的這一份師徒緣，跟華梵大學曉雲法師有關。老和尚冤獄平反不久，就在閩南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後來弘化美加各地，認識許多台灣去的佛友，於是展開台灣弘法之旅。如眾周知，老和尚是倓虛老法師的學生，在青島湛山寺跟倓老學習天台教，並銜倓老之命，往廈門迎請弘一大師青島講戒律。

曉雲法師是倓老唯一的女弟子，當年夢參法師來台，聽說有位曉雲法師，號稱是倓老弟子，他就不相信：「曉雲法師生在南方，又是女子，我老師不收女弟子的，怎麼在台灣冒出一位曉雲法師呢？」另一方面，曉雲法師



心裡也想，香港的師兄弟從來沒有提起一位夢參法師啊？兩人見面時談起，才知道倓老收曉雲法師為徒時說：「收你一個，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夢參法師離開青島，到閩南佛學院讀書，後來又在藏地住了十年，親近赤江仁波切和夏巴仁波切，所以香港的法師對他並不太熟識。後來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把我從成功大學延攬過去擔任校長之職，老和尚來台時，都會到學校住上幾天，有時我也會過去陪陪他，甚至他在台北，我也抽空前往。因為我過去曾在香港生活，我的皈依恩師是倓老的法弟，也是東北三老之一的樂果老法師，夢老和我有共同認識的東北法師，所以特別親切。

鐵輪旋頂上 不失菩提心

老和尚一生中的大難，應該是三十三年的冤獄，老和尚並不太在意，他說從佛教的因果來看，都是自作自受。有一年他老去佛光山演講，主持講座的是心定和尚，他說：「今天我們請來的講師，是閉關三十年的夢參老和尚。」心定和尚講得好，把老和尚三十三年牢獄之災形容為閉關。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三十年的歲月並不是那麼容易熬過去的，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人產生如斯定力。老和尚提到這一段，有一首偈頌對他很有鼓勵作用：「假

設熱鐵輪，在汝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老和尚書中談到獄中的一個夢，夢中有人把他推上講台。當他覺醒後，感覺到責任未了，還得講經說法，所以信心更堅定了。老和尚是 69 歲那年出獄的，他說要把這三十三年活過來，荷擔如來家業，弘法利生，結果果真活了三十二年才辭世呢。

縱使腸癌苦 擋不住弘法情

有一年老和尚患了直腸癌，經過數小時手術，才從生死邊緣搶救回來，主治大夫非常欽佩老和尚，也成為他老的皈依弟子。大夫對老和尚說：「師父啊，我給您提個醒，您老經過這場大手術，只能再活五年。而且恐怕以後，您也不能講經說法了。」十餘年過後，老和尚再去那間醫院做健康檢查。見到那位主治大夫，老和尚笑著說：「你的預言不準呢，你說我活不過五年，如今十五年都過去了。你說我不能講經弘法，我天天都在講經弘法啊。」說起老和尚的直腸癌，是對他老人家另一種折磨，身上掛著一個袋子，就裝著一天的糞便，每天下午五點左右就得去清洗。他告訴我們，當年他和宏覺法師設計了那袋子，平平的攤開擺在腹前，外面盡量讓它看不出來，我們也笑他說：「原來老和尚也愛漂亮啊！」他輕鬆的告訴我們，



每天洗袋子，可以看到什麼食物不消化，就盡量不要吃它。

五台山緣深 八上台懷鎮

記得 2006 年深思後，我決定依止夢老為剃度師，準備好出家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後，就寫信給老和尚。記得我抵達時，他老拿著我的信揚了一揚，笑著說：「信剛到，人也就到了。」剃度儀式是在老和尚的小佛堂舉行的，來隨喜的都是普壽寺華嚴部的法師。華嚴部是因著老和尚講華嚴經成立的，也都是老和尚的鐵粉，每天老和尚凭著窗口望過去，就可以監控華嚴部同學的作息。今年夏天我上五台山時，見到兩位昔日華嚴部的學僧，她們談起與老和尚相處的種種，緬懷之情溢於言表。

法語留人間 度世大悲心

老和尚一生講經說教，著作等身，所開示的名句甚多。他老最常說的，就是《華嚴經淨行品》中文殊菩薩所說的「善用其心」。善用其心是真如理體的清淨妙用。菩薩心中沒有自己，遇到任何境界都想到眾生，這是大慈大悲的體現。另一方面，無論任何狀況下，菩薩善用其心，



以如如智照如如理，而得心開，猶如琉璃，內外清澈。

接受榮譽博士 順應世俗凡情

今年六月，華梵大學董事會決定頒贈老和尚榮譽博士，請我充當領隊。其實老和尚所證者是無學之位，一紙世俗文憑代表什麼呢？然而老和尚確實很慈悲，他老順應世情，歡喜接受了。當天恰巧有香港鳳凰電視台記者來採訪，並製作百歲高僧的紀錄片，也為世人留下老和尚最後的莊嚴身影。

最後以一首偈頌，表達追思悼念之情：

住錫真容寺，吾師號夢參，

頂禮僧中寶，講經說道忙。

年少赴西域，十載居異鄉。

顯密勤修學，冤獄三十三。

火輪旋頂上，猶作閉牢關。

身患腸癌苦，離緣心不傷。

遊方諸國土，結緣在華梵。

重建能仁寺，駐錫五台山。



演說圓頓教，華嚴大方廣。

顯密修持盡，弘揚地藏王。

今歸寂光土，悲欣夢一場。

衆等皈依處，三寶聖名揚。



▲華梵大學於五台山真容寺 頒贈夢參老和尚榮譽博士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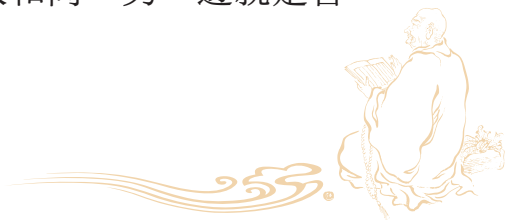


老和尚茶毗的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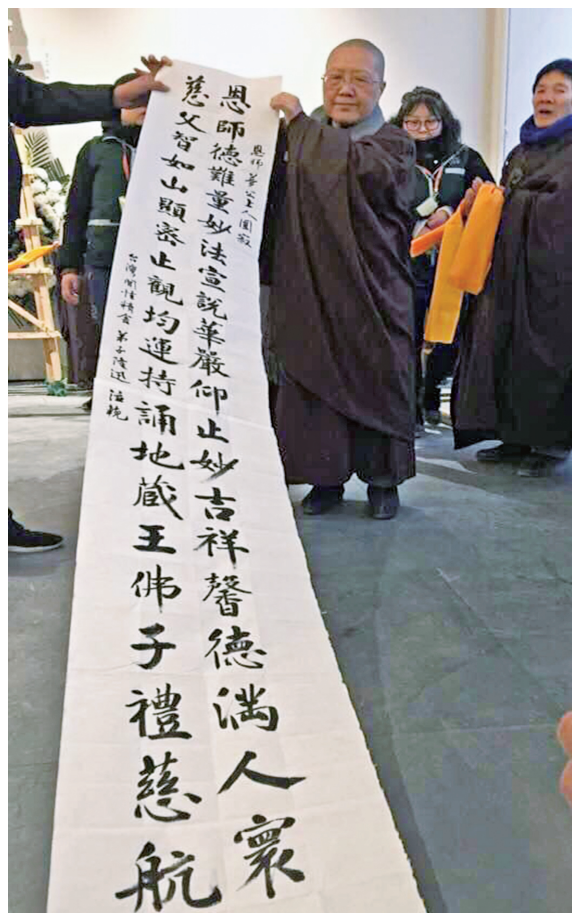
恩師^上夢^下參老和尚已經圓寂三年整了，我已寫過兩篇紀念文章，紀錄緬懷追思之意。老師父的粉絲特別多，本來我不想再寫，把機會讓給沒寫過的皈依弟子。但是還是有人提醒要我寫，我就想到老師父茶毗的那天，可以說是很難得的一次經驗，就把這往事分享給大家吧。

卻說清晨時分，曙光乍現，我們坐上第二部麵包車，從栖賢閣向著真容寺方向前進。車行不到半途，第一輛車傳來消息，要求後面的車，暫時都先回旅館，九點以後再出發。司機宣布了這一消息，就準備調頭折回栖賢閣，當下我便立刻阻止他：「師傅，麻煩你繼續開車，我們現在就去真容寺，實在不讓我進去，還是可以在寺廟門口稍候。」司機聽了我的話，很快就來到真容寺，除了我和持行師，其他居士仍然不許入內。師父茶毗前是殊勝無比的傳供，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參加過的傳供，心中充滿感激、感恩、感懷，以及無任的歡喜。

我們走進涅槃堂，一邊是男眾大和尚，另一邊就是普



壽寺的尼僧。我們找了一個合適的位子站著，負責排班的組長，把我領到女眾第一個位子跪下，我輕輕招手，持行師也跪到我身邊來了。如此，我們就參加了這一場莊嚴肅穆、典雅至極的傳供，供品至少百餘件以上，內心十分感動。如果當時不是我堅持，車子早就回到旅館，當然也就無法參加老和尚的傳供。可我是師父的弟子啊！



▲恩師夢參老和尚圓寂 恭書輓聯於涅槃堂

法會開始進行，首先人群都集中在真容寺的大庭院，由大和尚及貴賓們讚頌老和尚的功德，然後列隊進入涅槃堂。外面天氣非常冷，我們都全身配備，帽子圍巾披肩手套。進入涅槃堂後，有起靈儀式，由加拿大回國的性空長老主持，他老當年也是九十七歲高齡了。室內的溫度很高，我把帽子圍巾披肩手套遞交給站在後方的堂姊。忽然看到幢幡啟動，老和尚的佛龕緩緩移向大門。佛龕才離開涅槃堂，人群已經騷動，爭先恐後。我正茫然不知所措，已被 Wendy（林韻儀）抓住一隻手，她說：「師父，你跟緊我。」然後用快跑的腳步，拉著我向前跑。那是相當危險的，人潮洶湧，我已看不見台階，一個不小心就會摔倒。我只能抓緊 Wendy，途中遇到五台山護法高珮璇居士，我並不認識她，但是 Wendy 和她很熟。是高居士央請武警通融，讓我們坐上了一部遊覽車，直奔碧山寺化身窯。我看到車窗外人山人海、扶老攜幼、十里五台路，全都是來自各地送別老和尚的，除了漢傳佛教僧侶外，老和尚在西藏十年，還幫助過許多藏胞，所以沿途喇嘛也很多，另外還有南傳的僧侶，男女老少，步行向著碧山寺的方向前進。

遊覽車抵達碧山寺下，我們必須下車步行再上化身窯。Wendy 仍然是拉著我，用跑步的方式，爭取時間。老



和尚的佛龕，與人群保持有一定的距離。每隔一段路程，就會有一排壯漢，手挽手連成一道人牆，讓人群無法衝過。當我們抵達人牆的時候就被擋住了。Wendy 對他們說：「隆迅法師一定要過去，她是老和尚台灣弟子，也是治喪委員。」那些壯漢可不容易說話，他們孔武有力，不讓過去就是不讓過。我看 Wendy 著急了，她平時雍容高貴的氣質不見了，把頭一甩，眼淚都飆出來了，生氣的用頭衝向人牆。不知道是她的舉動讓那些年輕壯漢害怕了，還是我們老和尚特別加持，人牆竟然出現了缺口，我們過關了。可是人牆有好幾道，我也不知道怎麼過去的，只知道緊張的一心念佛，跟著 Wendy 走，最後終於來到了化身窯。普壽寺的法師們招手叫我過去，站在她們一起。這時才發現天氣很冷，零下負 19 度，我的衣物早在涅槃堂交給了堂姐，聖緣法師馬上要把她的披肩給我，我堅持不肯接受。這時隊伍後方卻傳來披肩帽子圍巾手套，不知是誰的？她自己可冷？我只能由心底感恩了。在茶毗火爐前面有香案，香案前有一排排的拜墊。很多男法師主動找個位子就站在拜墊前，中間沒有一位比丘尼。我跟普壽寺的法師們說：「我也想在中間祭拜師父。」她們說：「去呀！去呀！你去呀！」我就走到比較後方的空位子前站著。真容寺有一位法師，連忙找來另外一位比丘



尼，站在我身邊陪我。

整個茶毗過程中，陽光普照，天空中出現一道又一道的佛光，聲聲南無阿彌陀佛，顯得特別莊嚴殊勝。儀式結束後，Wendy 又出現了，她還是跟來時一樣，抓緊我的手向前衝。我說：「Wendy 呀，我還穿著普壽寺的衣服呢！」她說：「沒關係啊，現在我們要等高居士的車子，衣服等一下再送過去好了。」就這樣我們離開了碧山寺化身窯。

最有趣的，是上海奉賢萬佛閣方丈，我的好友性康法師，她個子不高，卻非常靈活。Wendy 帶著我跑時，性康法師竟然拉著我的衣服，一起進山，也一起離開，我竟然渾然不覺。我們向著停車的方向走，前面是上海龍華寺方丈照誠大和尚。途中還和信眾開玩笑。有人說：「師父，我走不動了。」他笑笑說：「那邊還有個坑，你可以躺下休息。」到了停車的地方，照誠大和尚正要上車，看到性康法師和我在他後面，就下車把位置讓給我們說：「上面還有兩個位子。」誰知 Wendy 身手矯捷，把我一推就上了車，她也坐上來了。結果性康法師被放鴿子，沒有位子了。不過她也是很有本事的人，而且她後面還有徒弟，所以也不必管她了。上了車後，我問是誰的車子？Wendy 說是高居士的。我又問司機：「你姓高嗎？」他說：



「我姓趙，我是照誠大和尚的司機。」這一下我才搞明白，原來我們坐了大和尚的車子。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師父茶毗的那一天，整個五台山處處都放佛光。我的學生持行法師隨我同上五台山，因為諸多障礙，她到不了碧山寺化身窯，所以中途與另一位法師先回旅館，還有一位居士自動送她們回去。她們在旅館附近的河邊散步，照出來的相片，也是佛光普照。真是不可思議！這是我們老和尚的功德和修行，感得龍天護佑，祥雲瑞氣滿山遍谷，才有如此的殊勝莊嚴，冥冥中感覺到我的師父就在我身邊。



曉雲導師歐遊記述

接到曉雲法師九月底的來信，她決定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國際佛學會議」，並做寰宇之遊。隨將飛錫歐陸主持布魯塞爾文淵閣「清涼藝展」的消息，不由心生歡喜，也跟著忙碌起來。

雲師於我未見面已有六年餘了，依稀還記得她領著我朝拜湛山寺倓虛老人舍利塔的情景。那一天，下著微微細雨，塔前香雲縷縷，遠處的鐘聲，耳旁的佛號，冒著雨，迎著風，跑在我前面的曉雲法師，構成一幅「難以言傳」而動人的圖畫。

又記得出國前，曉雲法師恰好回港省親，臨別之前，她握著我的手，平靜的說：「出門在外，靠的是一念心。」這句話，至今仍深深銘刻在我的心頭上，在我這學佛人看來，這「一念心」的功德，是不可窮盡的。因為一念心就是成佛的心。有一天，在我師父^{上樂}_下果老法師跟前，聽講《楞嚴經》時，老和尚突然喝道：「一念心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怎麼說呢？心光無量無邊而不間斷故。」



這話充滿禪機，值得三思玩味。

雲師這度來歐，可叫人端的興奮，當即絞盡腦汁，寫好一封遊說的信，把阿亨捧得天花亂墜，非請動她老來此小住不可。10月21日，歡歡喜喜與香港同學阿緯上路，前往布魯塞爾參見曉雲法師，並欣賞華岡師生聯合舉辦的「清涼藝展。」

郭仁龍兄是曉雲法師多年以前的皈依弟子，聽到師父來，特地清潔一間舒適的房間。兩口子忙著做素菜，侍奉茶水，真是十分難得。更可喜的是仁龍兄和我共同的德國義父母何吉理夫婦，也從南德乘飛機趕來，參觀畫展。

雲師見到我們，十分歡喜。談了一會，走進來一男一女兩位比國青年，女孩子純真的臉上，綻著一團嬌美的笑容，半含羞地向雲師獻上一朵玫瑰。他們是來自比國「西藏佛教青年會」，聽說有位中國法師來，特地邀請雲師去參觀他們的會址。為了不拂逆他們的盛情，當日下午，我們便隨侍雲師參觀比國「西藏佛青會」。當下又跑出好幾個年輕人來，這個會原來是隸屬法國南部「西藏佛青總會」。為了自食其力，他們還附設一間雜貨舖和一間小食堂，十分有趣。



第二天下午，雲師應文淵閣邀請，講述「禪宗思源」，我先將雲師的中文稿譯成英文，再由一位「佛青會」的比國女孩將英文翻成法文。雲師講到禪，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神秘之極，稀奇古怪的。禪是人人本具，個個現成的，現代人因心思紜繁而忽略了。開拓智慧的生命，必須培養調息心靈，就像一池清水，在無風無浪的時刻，清澈見底。假若風浪起時，則污濁翻騰，見濁而不見清了，這調息靜定的功夫便是禪。禪定功深就會產生妙智慧。又如眾生煩惱叢多，如烏雲蔽日，不能明心見性，藉著智慧，就能吹散雲霧，而露日暉。

在雲師處，如沐春風，只可惜工作關係，週一就匆匆趕回阿亨了，而雲師亦往荷蘭之萊登參觀漢學圖書館，及往阿姆斯特丹為中國人說法。緊接著她老還為魯汶大學的同學演講。11月6日那天，趁著比利時籍的同學林邁克回家，請他陪同雲師來阿亨。第二天，我邀請了中國同學聚餐，並央請雲師展畫，請她解釋畫中的含意。當她展開兩幅橫披時，題名「雪山苦行」和「成等正覺」，都是描寫佛陀的禪定修行。「雪山苦行」是寫佛陀成道前，法師使用了粗澀而剛健的筆法，刻劃出佛陀當時面臨四面魔軍，錯綜複雜，精進而剛毅的心境。此畫直令人想到憨山大師《夢遊集》中，題雪山苦行佛的詩：



其一

萬山冰雪連根凍，一片身心澈骨寒，
不是死中重發活，如何能得識情乾

至於「成等正覺」一畫，則筆法完全不同，此時的佛陀已完成至高無上的覺境，雲師巧妙的以一種極柔軟，輕鬆而莊嚴美妙的色彩配合，自然中表達了平等智慧的境界。

其四

心似冰霜骨似柴，六年凍餓口難開，
誰知忽睹明星上，落得盈盈笑滿腮。

此外，我們還仔細欣賞了「佛度五比丘」、「不見牛的快樂」、「傳法圖」和「牧牛圖」等。

雲師在阿亨期間，我們又提出好些問題，阿梅是研究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她便請問革命前後中國佛教界女學情形。阿妙喜歡學打坐，也向雲師請益了調身、調息、調心之道。

難得雲師來此，我請假陪她參觀科隆的「東亞博物館」，雲師是藝術家，她對藝術作品另有一番見解，我也



增加了不少知識。在館內陳列一幅高劍父大師的畫作前，雲師裹足不前了，原來嶺南畫派的祖師高劍父正是雲師學畫的師父呢！那一幅畫題為：「禪心悟徹若天空」，色彩素淡，畫面祥和，充滿禪機，雲師凝目注視良久，出筆描繪下來，還撰文以茲紀念。

其後雲師又單獨北上，應漢堡大學印度系和漢堡佛教會之邀請，演講「般若思想與中國禪」和「佛法在中國」。其後又赴柏林，重遊西柏林之佛寺（雲師廿三年前曾遊於此）。然後，在我的陪同下參觀慕尼黑各佛教團體，相談甚是融洽。德國之佛教有四支派：（一）錫蘭、緬甸傳來的小乘南傳佛教，（二）西藏密宗，（三）日本的禪宗，（四）日本的淨土宗。獨未聞中國大乘佛教。作為中國佛教徒，聞此十分遺憾。有些德國佛教徒，甚至不知道中國佛教在歷史學術上的深遠地位，及中國浩瀚三藏十二部之齊備。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法師大都不肯出國弘法，如果像日本及其他國家，積極介紹本國佛教著作、思想淵源，則中國大乘佛法，在此亦必定會受到歡迎的。

雲師匆匆地走了，看著她遠去的背影，瀟灑飄逸。雲師是詩人、是畫家、也是佛學家。唯其對學術、藝術的造詣，無形中成為她學佛的助緣，這是不可思議的。也唯其



對佛法的通達了解，才使她的禪畫意境深遠，不同尋常。多年來，雲師對我關切提攜，今在她離開歐陸前夕，撰成此文，遙祝她向著人生至高圓滿境界的旅途——一路順風！

一九七九年二月於古都阿亨



▲曉雲法師畫 成等正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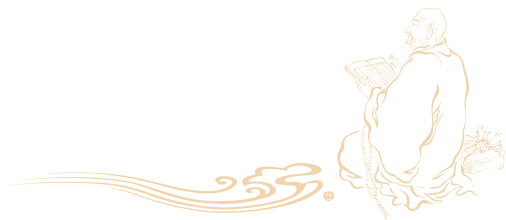
正觀覺教與人生

1980年我自德國回台灣，任教於成功大學，和導師並不常見面，只是通信甚勤。當時我要照顧恩同父母、撫養我長大的姨媽。1985年姨媽往生，次年導師告訴我說，教育部已核准她籌辦大學。當時我就倒抽一口冷氣：「導師一輩子教書，哪裡來的錢辦學呢？」

早年文大還有過發不出薪水的狀況，張其昀創辦人對導師說：「別人要養家活口，薪水先發給他們，你就一個人，先欠著吧。」導師當年是住在文大教師宿舍八號樓，她的門永遠是為學生開放的。有一天，見到有個學生敲門，想進去拜訪導師，還請導師給他看相，導師說：「我們佛教講的是「無相」，我怎麼幫你看相呢。」

師生緣 教育緣

曉雲導師和我是在香港樂果老和尚的聞性精舍認識的，她在一封信中寫道：「從香港樂果老法師之緣遇…，是此生之緣、前生之緣……」。自從就職華梵大學，我對



曉雲導師的態度是執弟子禮，學生與下屬的身分，而導師對我卻總有一種朋友的情誼。我們像朋友一樣聊天，說一些知心話，稱得上亦師亦友。



▲教職員自強活動於坪林茶藝博物館

有一天，我們正準備喝下午茶，導師告訴我：「等一會我們吃烤蘋果。」不久後，她打開烤箱，從裡面夾出兩個黑炭球，令我止不住哈哈大笑，她把蘋果烤焦了！

過去三十多年，我與導師間書信往返頻密，她的信函，相信很少人收藏比我多。我所珍藏的墨寶，其中有信，有便箋，有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也有短短粗曠的幾行大字，我全都裱起來了。導師寫給我的信大都用毛筆，這種習慣也影響了我。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我才會用電腦

寫；若是寫給長輩或熟朋友，我就喜歡用毛筆。

白手興學 筆路籃縷

創辦大學需要極大的資本，法師是一位方外學者，既無恆產，又無大企業支持，如何籌募巨資興學呢，心中不禁充滿疑問。當時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鮑幼玉對她說：「我相信你的辦學能力，可是這個在那裡？」說完後，他還用手指比劃一個圓圈。

曉雲導師開始創辦的是工學院，儀器設備是個無底洞、不但儀器費用昂貴、時間長久還必須汰舊換新、加上耗材、以及每年與廠商簽約的維修費用，永遠無法填滿。

我在成功大學曾擔任過五年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主任，對於儀器的管理十分了解，那是花錢不眨眼的。至於科學研究，又非得使用精密儀器不可，沒有儀器就沒法與人競爭。當時我就想，導師到底知不知道研究費用需要花很多錢呢？

1989年華梵工學院終於核准正式成立，第一筆土地就是法師於東南亞賣畫籌得。開學前，她老就頒發給我一張顧問教授的聘書，於是我不得不經常北上，參與一些大



學籌備的工作。導師的弘誓大願感動了護法龍天。成立之初，一時四方善信湧現，捐助善款，參與募款法會。一些老太太更是慷慨解囊，卸下手上的金環玉鐲，盡心盡力護持學校，場面感人，不可思議。我記得華梵工學院奠基動工那天，天下著細雨，上百輛遊覽車蜿蜒沿山而上，恰似一條巨龍。不知來自何方的信眾，三步一拜，列隊朝山，真是嘆為觀止。



▲與曉雲導師遊於後山

當年華梵辦學，導師要我從成大轉職華梵，而當年石碇鄉的路面只有三公尺寬，不像現在這麼好走，陡峭的山路十分危險。此外，根據當時制度規定，由國立大學轉至私立大學任教，年資即會中斷。此外，私校退休金是一次付清，沒有月退俸制度，所以我不想去。說也奇怪，

導師如果想要什麼人去華梵，那個人終究會來，我看過幾個例子，也是不可思議。

導師提倡「覺之教育」，是一個偉大的辦學理念，若能借著華梵大學落實，可稱為千秋不朽的偉業。「覺之教育」以自覺覺他、慈悲為懷、反觀內明、服務利他為人生努力的目標，也是東方人文精神，儒佛思想的最大發揚。

應邀華梵 走過十年

1995年，在曉雲導師力邀之下，我終於放下成功大學教職，來到當時地點頗為偏遠、交通甚是不便的華梵人文科技學院主持校政，1997年在全校同仁努力下，獲得改制為華梵大學。前後整十年，導師與我篤力於「覺之教育」理念的耕耘，以及其功能之落實。「覺之教育」理念崇高尊貴，值得廣為宣傳，以提升人類的生命品質，現今這個時代，是極有其必要的。

世上大學何其多，重視理念者寥寥無幾。如今社會亂象橫生，價值觀混淆不清，年輕人走在十字路口，漫無頭緒，找不到方向。「覺之教育」以關愛和尊重作出發點，為年輕人點上心中一盞「智慧」明燈，遠離黑暗、無知、愚昧、與徬徨，是為生命教育的關鍵！



禪畫空靈意境深

曉雲法師每年都會舉辦清涼藝展，以藝弘道，意境深遠，發人深省。清涼藝展通常分劃為幾個展覽區，有曉雲法師的禪畫、佛菩薩像、以及現代經變圖。所謂現代經變圖是將佛經故事，以畫作呈現。現代經變圖與傳統經變圖之差別，在於一幅畫只敘述一個故事，並配合文字說明，予人印象深刻。經董夢梅及鄭正慶教授悉心教導，蓮園師生數十年來作品豐富，對佛教藝術之發揚貢獻甚大。

清涼藝展早年曾在美、德、加、法、意、及東南亞各國展出，享譽國際。1993年更在大陸長沙麓山寺盛大展出，為兩岸民間藝術文化交流第一次成功的出擊。

中華文化與佛教思想極為契合，如水乳交融，相互輝映。中國文人水墨畫，大都清新淡雅脫俗，過去許多出家人，歸隱於山林，生活單純簡樸、心思活潑通於禪境，故借吟詩作畫，將其悟境匯入詩畫中，而成為禪詩禪畫，意境自是不同，僧眾中畫藝超拔者甚多，如石濤、八大等禪畫，而同時具詩人畫家身份的禪師更不乏其人。



「禪」，是修行的一種空靈心境，禪畫卻不僅是一般的山水畫，禪畫要體現出禪的空性，不能塗得滿紙密密麻麻，那樣則不能稱之為禪畫。我覺得，曉雲法師可以稱為繼弘一大師後，最出色的一位方外藝術家。她的禪畫極富意境，更透析著空靈清淨之美。



▲我在山中行 安步不須馬

曉雲法師又特別擅長畫風雨，每值時代艱困，她都會寄情於詩畫，留下不朽的風雨佳作。例如「我佛終宵有淚



痕」便是箇中代表。整幅圖畫呈灰暗色，滂沱大雨傾盆直下，有一位老僧獨坐涼亭裡，對著一支蠟燭流淚。此畫反映著艱難大時代的一種心境，大雨傾盆、老僧淚流不止、蠟燭彷彿也無語涕泣。我佛大慈悲，憐憫蒼生，焉能不悲泣落淚？另外她還有「風雨不終朝」，「風雨生信心」等名畫，都是對逆境顯示出堅定無比的信心。

原來掛在華梵佛學研究所，有一幅：「風雨近晴明」，畫中有一壯士挺立風雨中，遠處雲端隱隱可見一輪紅日，左下角寫著：「念時代艱辛，仍有否極泰來之望」。法師不畏艱苦，對前途充滿堅定的信心，於畫中皆一覽無遺。另外還有一幅「風雨中共說無生話」，有兩位僧人，穿著袈衣立於風雨中，不知悄悄在說些什麼，筆法極饒趣味。

每年農曆新歲，曉雲法師即閉關寫梅花，梅花象徵冰雪無畏，所謂「唯有梅花耐歲寒」，法師特別愛梅花，且其畫法甚是特別。她用紙捲成筆筒形，沾墨寫枝幹，再以手指尖用淡紅色點出花瓣。有一年她去南投賞梅，回來後說：「想不到台灣也會有這樣美的梅花。」隨即大顯身手，一氣呵成畫了好幾幅梅花。

曉雲法師是一位教育家，畫作中多含勵志的教育意義。如「生命之雄」，「度過危崖知力健」，「要從冰雪



驗人生」，「且向有人行處行」都是代表作。她說：「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的畫都已經替我說了！」有一年，她一股作氣，畫了好幾幅橫披：「我欲遁世無可遁」、「想入深山山未深」、「且向千山萬山去」。我說：「導師啊，我們壯年人爬山都怕累，您老年高八十多了，還不畏艱辛，爬越千山萬嶺，您這種精神。真令人欽佩啊！」



三心四力菩薩行

相知相識道誼深

1970年我自台灣大學畢業，在香港九龍聞性精舍皈依恩師^{上樂下果}老和尚，認識了曉雲導師。她看起來讓人感覺頗不平凡，身材纖瘦卻很有精神，有很多理想、構思和創意。因為我會講廣東話，所以和她溝通沒有障礙。不久後我去德國留學，離開故土共八年，導師給我寫好多信，大都是蠅頭小楷，我都妥為珍藏。打自心底，我都十分佩服曉雲導師，她從嶺南派畫祖高劍父先生學畫，卻在畫中融入佛法思想，指引世道人心。她身無分文，卻以八十高齡創辦了華梵大學，她不會講國語，更不會閩南話，卻對社會作出如斯重大的貢獻。這裡，我想談一談曉雲導師的精神。

曉雲導師是一位極有才華的人，以畫作而言，華梵文物館平常的陳列只是她作品約四分之一。她的著作《流光集》差不多也寫了數十本。另外，她對音樂很有興趣，和我不一樣。我是學科學的，不懂藝術，不懂音樂，但是

我倆就是很投緣、很契合，溝通我們的是佛法與教育。

關於導師的精神，我想提出三心四力來說明：

第一是「關心」，她有一幅畫，畫名為「我欲遁世無可遁」，另一幅名為「想入深山山未深」，是導師心情的寫照。想要遁世於大崙山是不可能的，信徒越來越多，學生越來越多，而她仍然事事都關心：

關心時事、關心社會、關心教職員、關心護持委員。如果有一件事沒辦好，她是睡不著的，沒有人對工作像她切入這麼深，連看報紙都要用紅筆做眉批，尤其是「教育」的文章。

我參加過很多佛教單位辦的研討會，大法師出席致詞後，大多就離開了，直到午齋時才出來和大家打招呼。唯有曉雲導師在學術會議上從頭坐到尾，不會離開。很多人體力不支，頻頻點頭瞌睡，年輕人也都感到疲累，只有導師眼睛睜得大大的，很有精神的認真做筆記，旁邊的秘書也要記錄，再傳給她看，最後還要討論一番。這種專注精神，當然也影響了許多年輕教授，以她做表率。

第二是「願心」。導師創辦華梵大學吃了很多苦頭，



她私下對我講：「這是修忍辱波羅蜜」。早年在文化大學教書時，薪酬比較低，導師的一點薪俸，都給學生吃喝用掉了。她甚至把傢俱從香港運來台灣，捨不得丟。導師「簡約不貪」，是現代人一個好榜樣，也令我十分欽佩。

剛開始辦學的時候，需要三億資金，除了辦法會募款，許多信眾都把身上的金戒指、玉鐲子拔下來捐款辦學。以前導師從不攀緣，但是一開始辦學，人潮就湧進來。像許彬勇先生，導師以前也不認識，他剃個光頭，背著牌子跪在承天禪寺前，牌子上寫著：「請多支持華梵大學覺之教育」。許夫人還不斷募款。這份感染力從何而來，就是導師的願心啊！

當時很多大法師都準備辦大學，星雲大師、了中長老，聖嚴老法師，證嚴法師，結果成就的第一所佛教大學，卻是八十歲的老比丘尼，她創辦了第一所佛教人士所辦的大學！她常對信徒說：「你們的師父是一頭牛，不能常常看到，因為牛一直在耕田。」

第三要談的是「耐心」，導師是工作狂，她自己也不否認。過去以作畫為務，一站就是七八個小時，因為她修禪，才有這樣的定力。導師做事認真，常常忘了吃飯，下午兩、三點才覺肚子餓。有一次寫文章忙過頭，肚子餓，

對身旁人說：「給我稿紙」，結果那人果真拿來一疊稿紙。導師搖搖頭，在紙上畫個元寶說：「白白的」。因為她講廣東話，「餃子」，與「稿紙」同音；這種笑話也蠻多的。

導師另外還有四力，第一是「毅力」。學校開辦之初，使用執照還沒發下來，學校就已經啟動了。導師說：「不管！先招生再說」，「不管！學校先動起來再說」，後來雖然遇到許多麻煩，但都一一克服了。

第二是「創造力」。身為藝術家當然是有創造力的，華梵大學所有的景觀設計，都出自於她的創意和構想。校園中有所謂的五區十景：如大崙覽勝、百丈寮、牧牛地、藏六池、三友路、自然教室等，都可以看出她的創造和智慧。

第三是「活動力」。導師的活動力很強，在華梵相處的那幾年，無論是學術性的活動；如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清涼藝展、覺之書院、天台宗學會、儒佛會通等，還有每個星期六、星期天都有各種活動。有一點特別重要，她並不只是叫別人參加，她自己一定也親自參與。

最後一點是「反省力」。一位八、九十歲的老人，辦學的事，她未必有經驗。她是董事長，當她的意見被我們



否決時，她會委曲的提到文大董事長張其昀先生，那個時代是一個條子、一個命令，可是她從沒有做過！導師雖然感慨，但是她知道，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校園民主是每個人都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予以充分尊重。有時候導師的構想，我們沒辦法執行，她也會生氣。經過一段時間，她馬上就批「如擬」，因為她會推想出原因所在，導師的智慧非常高，是很少見的。

最後要談她「未了的心願」。導師曾給我三封信，內容提出要和我合作寫一本書，書名是《佛教的宇宙觀》，連大綱規劃都給了我。她說她三十年前就想寫，希望找一位懂科學的人合作，遇到我來華梵，就燃起了信心，要和我一起寫。後來她生病了，我對她說：「導師，您沒有氣力，我沒有時間，怎麼寫啊？」可以說這也是她老人家的遺憾。導師說她還要乘願再來，不但要來，還要繼續護持華梵。讓我最感動的是，她說她還要做女眾，因為女人很苦。等吧，二十年後，會有一位能力超強的女子來承擔華梵的志業。

風雨交加送別導師

曉雲導師是 2004 年 10 月 15 日早上示寂的，那天我



人在台北，董事會秘書李淑玉來電，哭喊著說：「校長，你快回來，導師快不行了。」我急忙趕回山上，終於送得導師最後一程。她身邊幾位弟子，含淚誦念佛號，我到不及半小時，她老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追思會上，風雨交加，送別者不計其數。真華長老題曰：「兩千年來一曉雲，乞士女中無二人。」曉雲導師這樣一位大德，高山仰止，見賢思齊，讓我們開拓心智潛能，同發菩提心，以佛陀的慈悲智慧，普利天下蒼生，創造人間淨土，成就無上正覺。



▲曉雲法師為我閉關時題字



曉雲法師的教育悲心

願與行

曉雲法師早年曾師事嶺南派畫祖高劍父先生學習繪畫，稍後遊學印度，在泰戈爾大學擔任美術系客座教授。曾臨摹阿姜塔佛教壁畫，並獨上喜馬拉亞山寫雪景，其畫藝造詣精湛，詩意禪情洋溢，蘊含深邃的人生哲理，故爾獲得嶺南女畫傑之盛譽。

民國五十六年曉雲法師應當時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邀請來台，擔任該校佛教文化研究所及藝術文化研究所的課程，並兼任佛研所所長。曉雲法師擅長於從各種文化層面探討時下教育問題，並時刻思惟如何將宗教人文精神，力挽社會狂瀾於既倒。她發誓，終身以教育為職志，為教育作一頭耕牛，常言道：「教育與我的生命是一體的，它將陪我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來台後，她每年都舉辦清涼藝展，至今已辦二十三屆。清涼藝展以藝宣道，意境深遠，發人深省。「經變圖」



就是將佛經的故事，以畫作來表現。「敦煌經變圖」中，一幅畫不只一個故事，而且時空交錯，辨識不出故事來自哪部經典。曉雲法師發明的「現代經變圖」，一幅畫只敘述一個故事，並配以文字說明，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容易瞭解畫中含義。清涼藝展早年曾在世界各國展出，享譽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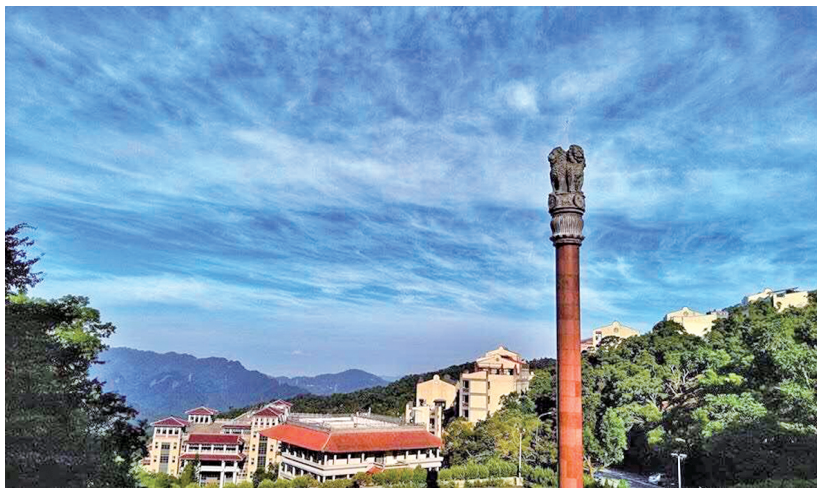
三度易名的華梵大學

曉雲法師深感科技昌明，教育普及，然而人心困頓，是緣於現代教育偏重專業技能，忽略善導人心，以及與宇宙自然人倫相處之道。她所關心的是淨化社會人心的問題、以及如何拓展心靈，提昇人類生活質素的教育問題，也就是五育均衡的教育。她嘗言道：「淑世難忘德育荒。」所以她在籌建大學時，將人文學院列為優先成立的目標。

然而在民國七十九年，政府剛開始同意私人辦學，是以工程及醫學等技術性的學院列為核准的目標，且只同意設立獨立學院。曉雲法師不得已，改弦易轍先成立了「華梵工學院」，她認為專業科技更需要兼備人文素養，否則心靈會顯得更為空虛困頓，所以提倡以人文精神貫徹於科技領域，同時更引申華嚴經中：「菩薩入世，當向五明處



求。」所謂五明，即內明、因明、聲明、工巧明，和醫方明。專業的科學技術屬於工巧明，這就是教育融通互會的最好說明。當時她還訂定了「華梵工學院」的創校宗旨為：「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



▲華梵大學 27 米高聳入雲的阿育王柱

民國八十二年，教育部放寬私立大學院校設立系所的標準，於是曉雲法師首先規劃「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該所主要以佛學、文學及藝術為三大組別。當時校內還有人擔心招不到學生，但是曉雲法師不為所動，結果報考的多達七十餘人，而且還招收到程度相當不錯的學生。同年向教育部申請易名為「華梵人文科技學院」。在這個階段，曉雲法師極力提倡：「身為現代人，不能沒有科技，但是人文精神必須加以發揚。尤其在華梵，二者不可偏廢，必須力求其均衡發展。」她更將愛因斯坦的話，略作

修飾而引述說：「人文沒有科技是跛子，科技沒有人文是瞎子。」她的人文思想的淵源是來自傳統的東方，並朝向儒佛融通的一種教育思想，這也是華梵大學命名的由來，因為：「華」是指中華文化，而「梵」是指印度文化；中華文化可以五千年儒家思想為代表，所闡揚者，是道德和倫理。至於印度文化則是以兩千多年的佛教思想為重心，也就是佛陀遺教中的智慧與慈悲的精神。

儒家最高之教育理念在於：「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佛教則以：「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為生命實踐的最終目的。她常說：「儒佛如雙燈拱照，唯今人多不知珍惜，而我則是人棄我取。」

民國八十六年，華梵人文科技學院終於正式審核通過改名為華梵大學，對於校內師生及護持委員都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因為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所由佛教界人士所創立的現代化大學。為了慶祝華梵改大成功，她親書：「挹取傳統優良文化精神，創造時代新進適時教育。」並朝向以「人文為體，科技為用」的精緻大學邁進。

對於課程的規劃，她一再強調，華梵的特色必須建立在良好的通識教育。因為只有透過通識教育，人的心胸才能開闊，氣度才會恢宏，眼光才會遠大。她期待著藉由通



識教育，加強學生的德育、美育和群育的陶成，尤其是將通識教育融入教育學程中，以培養未來中小學校的師資，更是她所重視的大事。

「覺之教育」的教育理念

佛教教育以人為本，重視心性的調攝與淨化，潛能的開發和智慧的增長。曉雲法師提倡「覺之教育」，已經有三、四十年了。「覺之教育」是重視理性、自我反省，可以擴大思惟的空間，讓年輕人更成熟理智、更肯定自己，來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曉雲法師以宗教家的精神，深入闡揚基本教育的理念，對東方人文思想教育，尤多精闢卓越之見解。「覺之教育」具體的實施範圍，則是透過華梵大學的校訓，德、智、能、仁。

所謂「德」，是指人的修為，曉雲法師說：「內心謙下為功，外行忍讓為德。」現在人喜歡爭第一，不了解真正的偉人心是寬大謙虛的。所謂「德不孤，必有鄰」，有德之人，必不寂寞，會修「忍辱波羅蜜」，來成就自己的人格。

至於「智」，是一種內力之表現，能瞭然宇宙人生真理，才能造福人群。在今天這個價值觀混淆的時代，年輕

人若能冷靜理智的面對多元的時代，凡事觀察思考、多聽多學多思惟，培養自己的智慧，才能創造事業的成功。

至於「能」，是需要培養的，凡事能認真學習，才能學有專精，然後手腦並用，以專業知識解決問題，就是才能的發揮，才得盡心力服務人群。

「仁」，也就是人際關係。和諧的人際關係是成功的要素。如今各行各業分工極為纖細。與人合作，講求團隊精神，才可能成功。佛教講四攝法，布施、愛語、同事、利行，以及慈、悲、喜、捨四無量心，都是與人相處之道。

大自然的園林思想教育

曉雲法師的初衷，是建立一所小型精緻而充滿人文氣息的森林大學，因此園林思想是她的教育理念所規劃的重點。

法師是一位藝術家，熱愛大自然，她的教育理念中，更蘊含十分深厚的園林思想，創校之初，她披荊斬棘，找尋了二十七個處所，最後選擇 550 公尺高的大崙山上，開拓華梵校園。對於景觀境教，她更是特別重視。她說：「中國人的人文思想，就是靠天地自然。」在「覺之教育」



一書中，她曾提及道：「釋尊昔日修道於山林，成道於樹下，講道於園林，而降生與示寂，皆在樹下林中。」行化本跡幾乎全在大自然的山林幽靜處所。因此在華梵的校園中，她規劃出五區十景，曉雲法師因辦學而疏於作畫，故有「慰畫筆」一文。然而，她卻將三度空間的校園當作一幅平鋪畫紙，精心構思設計，揮灑自如。整個華梵校園饒富深意，所策劃的景觀，幾乎全出自於她的巧思。

曉雲法師早年遊學印度，五年在印度的生涯，對她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一點可自她當時的素描中窺見一斑。而華梵的校園內的精神象徵，是一座頂重八噸、高二十七米的阿育王柱，廣場前有讚美的對聯：「威德莊嚴耀四方，昂藏高豎獅子王」，就是取材於印度。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君主，對佛經的結集與宏揚都有極大的貢獻。校園內有三間自然教室，也是模仿自泰戈爾大學。在大自然中，若是聽到鳥聲，老師會把課本閣起來，和同學們暫時休息，傾聽鳥聲。那一份優閒自在，令人悠然神往。如今華梵大學的校園內，除了密閉式的教室、也有完全開放的自然教室，至於讀書亭，應該是介乎兩者之間的設計，以迎合各種不同教學環境的需要。

華梵校園有兩條大道，其一是「大學之道」，另一



是「菩提大道」，還有一小徑名為三友路，沿途有松崗、竹林及梅園，遍植松、竹、梅。古稱松、竹、梅為「歲寒三友」，松者，示剛毅不屈的精神；竹者，喻君子之高風高節，而梅者，則表堅忍自強的耐力，三友同行，象徵古道熱腸的情懷。至於「百丈寮」是倣法唐朝的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勞動精神。如今在校園後山「飲水思源」大石碑處，建有「清涼亭」和「話農苑」，開闢農園提供師生及善信共享荷鋤之樂。華梵人徜徉在美好的山光水色中，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自然是其樂融融。

藝術的薰陶

曉雲法師素來提倡五育均衡，由於她是位藝術家，她說：「中國的藝術是扶正教，助人倫，並豐富人生的內涵。」又嘗言道：「人不必都會繪畫，但是都需要具有三分藝術情操。」她的「禪畫」，饒富人生哲理，導正人心的教育意義，及讚美悲智雙運的菩薩精神。曉雲法師首創「現代經變圖」，延聘名師教導「蓮華學佛園」。藉著佛經中的故事，弘揚正法，導正人心。如今已完成的有「楞嚴經變圖」，「法華經變圖」等。華梵大學的校園，也有大學院校所罕見之文物館，培養學生們的藝術欣賞能力。此外，曉雲法師還擅長編寫歌詞，著名的音樂大師如黃友



棣、李中和教授都曾為其歌詞譜曲，首首皆是易學易唱、詞簡意深、悅耳動聽，如海天門、白鳥等，華梵護持委員們更組成合唱團，由名音樂家蕭滬音教授擔任指揮，參加各種場合的演出，並獲得一致的好評。

二部並進的教育

對於有志追求人生真諦的年輕人，曉雲法師更加重視，故在民國五十六年創立「蓮華學佛園」，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蓮華學佛園」用心培植僧材、以續佛慧命，這是曉雲法師感到非常重要的工作。最初寄居於陽明山永明寺的一隅。「蓮華學佛園」的立園宗旨，是「般若思想、菩薩精神。」也就是佛陀智慧與慈悲的精神。在「蓮華學佛園」除了講授儒佛經典，念佛參禪外，同學們還須學習各種技能，真可謂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諸如繪畫，學習彈奏各種樂器，鋼琴古箏等；還有唱歌及朗誦詩篇的訓練；種植菜蔬、學習素食烹飪；而每一樣才藝都學習得十分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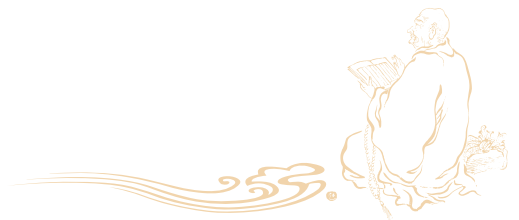
另外，曉雲法師還成立有「華梵佛學研究所」，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至今已辦過十屆了。此外，還成立了「覺之書院」，每月定時舉辦人文思



想講座，都是迫切希望能培養學術界一種對生命價值探討和提昇的風氣。

曉雲法師一生奉獻文教，著作及畫作都十分豐富，「流光集叢書」就是曉雲法師一生筆耕的作品，其中反映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內容包括教育，佛教，文藝，禪思，及參方環宇等五大類。已出版的有七十餘冊。將來「流光集叢書」整套完全出齊時，將有百本之多。

從她的叢書中，我們可以追溯法師一生的心路歷程，數十年來是連貫性、一氣呵成的，所以今天創辦華梵大學也決非偶然。所謂事有緣起本末。曉雲法師終身為文化教育辛勞，鞠躬盡瘁，奉獻一己心力，從藝術到文學，從哲學到教育，都為當今社會樹立了楷模。行政院文化獎固然是一種有形的肯定，至於無形的成果，唯有靠華梵全體教師、校友、德學兼備的人才，不斷的努力，善導社會，淨化人心，才不致辜負曉雲法師當年興學的一片悲心。



卷下

與壽冶老和尚的奇妙法緣

就那麼一次，我見過刺血寫華嚴的壽冶老和尚。那時我大學剛畢業不久，在香港伍華書院教書。有一天傍晚我在佛哲書局，遇到一位年齡與我相彷彿的女孩，她說她是一間工廠的作業員，想去探望她的師父壽冶老和尚，問我是否願意與她同往。我並不認識那位女孩，也不知道壽冶老和尚是何許人，只因為沒事，就答應和她同往跑馬地壽冶老和尚的光明講堂拜訪。

那是一幢大廈的樓房，門戶沒有上鎖。女孩推門進去，就是方方正正一座大客廳，中間還有一張長方型的桌子，右手邊整面牆都是書櫃。天花板相當高，有位出家師父正踩著樓梯整理書籍。女孩問道：「師父在嗎？」，他說：「師父已經入定很久了，你們改天再來吧。」當時我馬上就想退了回去，身後卻傳來一位老者的聲音：「進來坐一坐吧。」回頭看到一位莊嚴的身影，老和尚從寮房出來了。他讓我們在桌前坐下，開始了我一生難以忘懷的對談。



雖然是初次見面，相信老和尚對我的印象是不錯的。他老詳細地詢問我一些學習情況，還送給我兩幅梵文書寫的墨寶。其中一幅我已送給華梵大學的文物館了，另外一幅是鎮宅神咒，我複印了許多張 送給佛友，至於原版，我想送給五台山妙江大和尚，因為他也是壽冶老和尚五台山碧山寺的繼承人。

除了兩幅老和尚親筆墨寶外，他老還要送我華嚴經。當時我已收到德國大學的入學通知，就回稟老和尚，我很快就要出國留學，經書就不敢收了。臨行前，老和尚還是選了一疊線裝書，用繩子綑綁後給我，因我忙著準備出國，沒法仔細閱讀，都留在香港了。

自從認識家師^上夢^下參老和尚，上五台山至少十次有餘。最近一次上五台山，就是師父冥誕，真容寺舉辦師父舍利入塔的法會，那時突然聽到一些有關壽冶老和尚的傳說。原來他老也是來自五台山，並曾刺血寫華嚴經，血都乾了，幾乎連性命也丟了。但是在他虔誠禮佛後，居然能繼續完成這部血華嚴。

壽冶老和尚的字十分工整，一筆一筆清晰明瞭，既優雅又漂亮。除了血書八十華嚴外，他老也曾用墨筆寫過幾次華嚴經，真是不容易啊！拜會老和尚時，我大學剛



畢業，不知道老人家的功德與修行造詣，當面錯過聖僧，也感到這份法緣的不可思議。

如何就在書局遇到他老人家的皈依女弟子，如何就與她聊起天來？老和尚既已入定多時，為什麼又出來挽留我等？老和尚一直與我閒談，我竟想不起身邊那個女孩，她好像隱形人，不曾說過什麼話。雖然晤談不過一、二小時，我還是需要把這一段奇遇，忠實的紀錄下來，也感到十分奇妙。



文教仰高風——廣洽老和尚

廣洽老和尚已經圓寂一年了，思想起來，有幾分懷念，幾分遺憾和悵然。曾經計劃旅歐時，繞道新加坡，再訪蘆菴院拜見老和尚的心願，從此不可能實現了。

認識老和尚，是透過豐子愷先生的女兒豐陳寶和豐一吟阿姨，她們原是家母孫淡寧先生之莫逆交，二位豐阿姨曾在老和尚前一再提到我，因此我在一九八七年訪問德國丹斯泰工業大學時，回程在新加坡停駐一宿，並造訪了蘆菴院。

初見老和尚，只覺他老個子矮小，許是年歲已高的緣故，這是我當時的感受，希望不致對老和尚不敬。客廳掛著弘一大師年輕時的照片和墨寶。老人家吩咐煮麵，並拿出一尊佛像，一再告訴我說：「這是古董、古董啊，送給你。」他老一口濃濃的福建口音，頗難聽得懂，但那關愛的眼神，慇懃垂問，令初來禮座的我，甚是感動。

第二天一早，我在旅館還未用早餐，老和尚就親自攜來一鍋香噴噴的粥，顛顛抖抖來與我食用。雖然我已告訴



他，旅館負責早餐，而他老卻堅持，西式早餐不好吃，才準備中式早餐給我。真不知這輩子，有幾位長輩如此寵愛於我，這一份深情，叫我如何報答？



▲文敬仰高風——廣洽老和尚

次年，老和尚來台灣，我聞訊趕去，老和尚送給我許多新加坡出產的藥油。當天也來了中國佛教會許多位大法師，勸請老人家去用素齋，他老堅持不肯，卻要我留下來陪他談談。那天下午，來了許多居士，陪老和尚參觀故宮博物院。我見那麼多人，前呼後擁，爭相侍候著老和尚，便打算告辭。那時老和尚已上了轎車，見我即將離去，顯得十分著急，揮手讓我別走。居士們說：「師父難得來，他想您同去走走，您就陪陪他嘛。」這麼一說，倒令我不好意思，我原就是想多陪陪老人家的。

車來到故宮門口，老和尚步出車外，見我隨後跟來，顯得好高興。他老慈祥的拉著我的手，慢步徐行，一邊欣賞文物，一邊告訴我：「我今年已經八十八歲了。」也許是與老和尚緣深，在我心目中，總覺得他老是一位最慈悲的出家人。

豐子愷先生是老和尚的至交，豐畫在新加坡展出，全是老人家策劃安排。為此，一吟阿姨特地飛往新加坡。當時老和尚竟以「電報」囑我快快來星，我因教學繁忙，無法暫離，不能參與盛會。後來接到老人家的手書，看得出他老頗感失望，心內甚是慚愧和不安，如今更是後悔莫及了。

又一次，德國友人布朗來臺，在我家看到蒼筤院印製的《豐子愷精品集》，愛不釋手，問我何處可以買到。我笑道：「此是非賣品，唯有新加坡廣洽老和尚處，可以至誠求得。」誰想他卻真的抄下地址，在回德途中，特地拜訪了老和尚，承老人慈悲，即出書相贈，還熱烈招待於他。

老和尚圓寂後不久，大陸豐子愷研究會副會長，名竹刻家葉瑜蓀居士曾撰文紀念：「佛門此日傾一柱，苦海從茲失導師。一代高僧廣洽法師圓寂。」並詳細記載圓寂經



過。去年三月二日為荼毗日，從骨灰中取得色彩繽紛之舍利百餘顆，還有一大片舍利花。分做三份，分別安置於新加坡普覺寺、廈門南普陀寺、和泉州弘一大師紀念塔內。足見老和尚一生行持縝密，道高德隆。

老和尚與我交淺緣深，實因他老重視讀書人故。他老介紹我時，一再說道：「她是德國博士，不容易的啊！」老和尚一生交遊廣闊，有新加坡書法家潘受老先生的輓聯即可印證：「文教仰高風，一生道廣能周洽，交遊多大德，萬法緣空證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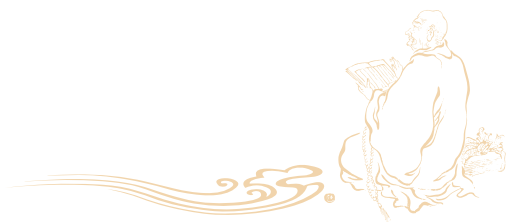
今逢老和尚圓寂紀念日，特撰此文，以茲追憶！



與萬佛城的一段法緣

美國萬佛城的兩位頭陀行者，恆實法師和恆朝法師，受到虛雲老和尚朝拜五台山的感召，祈求世界和平、及人類離苦得樂，發願三步一拜，由洛杉磯至烏凱的萬佛城，全程八百英里，費時兩年餘，餐風露宿，饑寒交迫，還受盡流氓無賴的欺侮，圓滿了這一神聖的任務。從萬佛城月刊「苦行來鴻」，我看到他們寄給宣化上人的信，報導他們在旅程中，對於苦難所呈現那種堅強無比的信念，和忍辱負重的毅力和決心，深受感動。

1978年夏天，我從德國法蘭克福飛到三藩市，找到了宣化上所創立的國際譯經院，認識了一位令人景仰的美國比丘尼恆持法師，她領我到萬佛城，參見了宣化上人。記得抵達譯經院的第二天，我和尼眾一同上殿做早課。天仍是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因為不熟悉環境，竟一跤從石階摔下來，仍強忍著呼叫，支撐著上殿。宣化上人的門下都持日中一食，我是客人，恆清法師怕我不習慣，要我自己去廚房用早餐。



午餐後，宣化上人登壇說法，有弟子在旁翻譯成英文，當時講的是《華嚴經》〈三十七品〉，宣化上人囑咐一位恆隱法師，下午四時領我去見他。恆隱法師是文學博士，她領我去見宣化上人，彼此交談了一個多小時，萬佛城的弟子們都對老法師非常虔敬，也相信宣化上人的神通能治病。

有一天下午宣化上人講《華嚴經》，及至「一切如來成正等覺」，頗有感觸，本想發問，但座中大都是出家眾，又幾乎全是老法師的弟子，不敢造次。

可巧的是，他老講完一段經，當即問道：「你們有什麼問題嗎？不妨提出來討論。」座中僧尼紛紛提出疑問，一時議論縱橫，十分熱鬧。直到座中靜默後，我才怯怯提出我的問題。老法師哈哈一笑：「我就是要你發言，你果真就開口了。」然後他老介紹我說，她來自德國，還在攻讀博士學位。

老法師招手叫我上台講幾句話，我把對萬佛城的瞭解，和苦行悲智深義，表示了讚嘆，然後合掌而退。在萬佛城住了一星期，才回到三藩市。最後在萬佛城那天，記得宣化上人曾對我說，「你不要走了吧！」「老法師，我還有事未辦啊。」老法師說：「那就去佛前上上香吧！」



回到三藩市，我又拜會了觀音寺的誠明老法師，我在香港就認識她了，很幸運的，她老還帶我認識了智海老法師。承智海老法師慈悲，送我一套《倓虛大師法彙》。

有一天，宣化上人來電，囑咐我去金山寺，由於這個機會，有緣一見移民馬來西亞的竺摩老法師。離開三藩市那天，恆持法師和恆明法師送我到機場，我們互道珍重再見，這一趟萬佛城之旅，結識了一些佛門大德，對宣化上人當年的招待，至今仍感恩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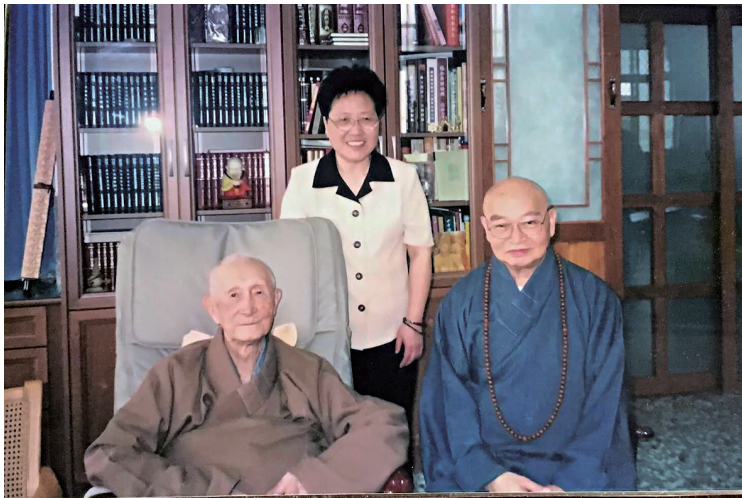


▲萬佛聖城宣化上人法相



詩文出眾的妙峰老和尚

記得那一年，我仍在華梵大學擔任校務工作，剛出家不久的仁智法師，受戒後回到學校，對創辦人曉雲導師說：「我的戒和尚是用詩詞來解釋戒的，學問真好啊。」曉雲導師問道：「這位法師是誰呢？」仁智法師說：「是從美國來的妙峰法師。」導師笑了笑說：「我跟他很熟，你代我請他來華梵作一場演講吧。」



▲妙峰老和尚帶領拜見印順導師

仁智法師把妙老請到華梵，演講後，妙老送給了我很多書。包括他的詩文及慈風文集等。我翻了一下序文，竟然發現我的堂舅孫慕迦先生，是推薦妙峰長老到美國弘

法的始作俑者。我的堂舅也是當時美國的僑領，能直通層峰，他請中國佛教會幫忙，推薦一位佛教法師到美國弘法，安定僑民離鄉之苦。結果政府請印順長老選派一位法師赴美。印順長老推薦了妙峰法師。據妙老後來告訴我，原來他是不想去的，後來他用心盡力，就在美國落地生根，弘揚佛法，安定僑民。

由於這一層關係，妙峰長老對我特別愛護，彼此結下了一段深厚的法緣。妙峰長老熱心公益，每當春節期間，中國城的居民，都會向他老索取對聯。至於婚喪喜慶，老和尚也不吝勤作詩文，以增加僑民們的歡慶和喜悅。妙峰長老的字寫得很清秀，而詩文也獨樹一格，同時還會幾種樂器，待人謙厚，多才多藝，很受到美國僑界的敬重。大陸文革後，他老也在海南島辦了希望小學。護持寺院更是不遺餘力，不畏艱辛。

最早妙老是希望我跟他出家的，連法名都早已取好了，但是我心目中早已選定了夢參老和尚。那年妙峰長老到臺灣，隨行攜帶幾位比丘驅車南下來看我，並在我的住處用齋。

有一年，我和皈依弟子王福君去紐約探望妙老，他在中國城有間「法王寺」，還有慈航精舍，另外還有兩座道



場，規模都相當大。我雖然皈止在夢參老和尚座下，妙老仍一本初衷，對我愛護如同往日，他帶我參拜印順長老，書畫展時請我致詞，多年書信來往，詩詞唱和。還想我去美國辦學弘法，唯我心在此方，所以因緣不具足，只能讓他老失望了。妙峰長老對我的關愛，真是講不完，他送給我很多詩篇墨寶，我都轉送別人了。他老對我褒揚之詞，更是令我愧不敢受。我今身羈惡疾，四月十八日動手術，想不到十六日他老人家已入滅了。對妙老而言，我充其量只能算一個望門生吧，除了感恩他對我的好，老人家的才華能力，對佛教的貢獻，在此都特別致上至高的敬意！

妙公長老，您老安息吧！南無阿彌陀佛！



麓山寺舉辦台灣清涼藝展

在湖南佛教協會會長博明老法師力邀之下，第 20 屆清涼藝展，終於在長沙麓山寺展覽廳隆重開幕。這是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另一創舉，意義極為深遠。



▲湖南麓山寺展出台灣清涼藝展博明老法師（中）

近年來，隨著兩岸政策的開放，經貿活動日益頻繁，唯文化交流僅限於學術研討會，至於藝術展覽，雖有大陸畫家來台舉辦個人畫展，但以台灣一個畫家團體的作品，赴大陸展出佛教禪畫，卻從未有過先例。因此，這次在長沙，無論佛教界、藝術界、文化界和學術界，均特別予以重視。回想起來，由畫展前籌備，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



至展出時空前踴躍的盛況，更加強了我的信念，佛弟子應不畏艱辛、排除萬難、奮勇向前，必能感得佛力加被，而獲得最後的成功。

自政府開放大陸探親，我幾乎每年都回長沙，探望年邁的舅舅、舅母。長沙有兩大著名古剎，都有1700多年的歷史，其一座落在城中心，名「開福寺」，以前常聽我姨母提到，寺內有許多幅對聯，以及「大雄寶殿」四個大字，皆是出自我外祖父孫琳的手筆。唯經文革後，舊對聯早已不知去向了。另一座「麓山寺」，位於岳麓山，由於數年前母親回長沙探親時，首次接觸方丈博明法師，見法師之學養淵博、見解超脫不凡，故籌募一部《大藏經》相贈。

自我親近博師以來，亦深為其過人的魄力、智力、能力與精力所折服。他老一人身兼數職，除索回廟產、修建三座祖庭，重振宗風，以荷擔如來家業為己任，並以大無畏的精神，與惡勢力搏鬥。

博明老法師出生南岳，襲承天台，係默庵老法師嫡系。他知我與曉雲老法師法緣殊勝，故懇託我與雲師相商，希望將「蓮華學佛園」師生之清涼藝展，移至長沙舉辦。



回大陸數次，深知目前大陸尚不容許外來人士登壇講經說法，然大陸同胞渴慕佛法滋潤，卻苦無門徑。且異端邪說盛行，欲導之正途，唯佛法而已，故我當時思維，如果「清涼藝展」能在長沙展出，藉畫意即可弘揚佛法，尤其是「現代經變圖」，全是佛經故事，必能感動人心。回台後，即向雲師懇請應允畫展之遠征，並表明「極力護持，一切承擔」之意。雲師初時認為清涼藝展之畫作，大部分是巨製，且已配好鏡框，不方便攜帶。然而，在博師來電鼓吹下，加上我在一旁敲邊鼓，終獲雲師慈悲首肯。

接下來，兩位老法師即雙管齊下，一邊是積極的把畫拆框、重新修裱、編制畫目，清點出 80 幅精品巨作，還委派蓮華學佛園修慈園長，及仁隱法師同行，另一方面，博師則積極辦理手續，並經市文化局，省文化局、宗教局，統戰部台辦，乃至北京文化部批准後，方可順利成行。

我們是 11 月 19 日啟程的，我已早兩天來到大崙山。與幾位老師和同學們，一同整理畫作。臨行前一晚，雲師還揮毫修改了幾幅畫。次日一早率領我等一行五人一修慈法師、仁隱法師、林濃老師、柯美玉居士與我，一同來到佛前，上香頂禮膜拜，並祈願兩岸和平，國泰民安。然後，



我們向雲師頂禮告別，雲師殷殷一再叮囑，我們到達長沙道場應該注意的禮節，情深意重。車既啟動，我不禁頻頻回首，凝視那佇立風雨中送行老法師的身影，漸漸遠去，心底自是難免一番激動。

當天由中正機場到香港，休息了3小時，繼續飛向長沙黃花機場。出了閘口，即見博師親自來迎，他們已苦候多時，而未嘗藥石（晚餐）。博師租來一部大型遊覽車迎接我等，然後直奔岳麓山，當時長沙已是入冬時節，氣候十分寒冷，僅攝氏一至四度，且下著大雨。我心中不禁十分憂慮，這等天候，是否還有人上山觀畫呢？

第二天一早，我們已開始佈置會場，卻連續停了幾次電。更令人著急的，是沒有框的畫，要如何掛起來，也煞費苦心。幸虧仁隱師和林濃，追隨雲師多年，對於畫展佈置經驗豐富。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形下，硬是把畫縫在襯底的黃布上。這次畫展，重責在肩。因為藉畫弘法是一創舉。我只有一再追問博師：「會有人來看嗎？」

11月22日，早上十點正，天忽然放晴，陽光普照，一掃數日陰霾。清涼藝展正式在麓山寺隆重開幕，博明長老身披祖衣，率眾上殿。鐘鳴八響，禮佛三拜，在一片炮仗聲響中，麓山寺及開福寺所有僧尼及來賓，同集殿前，



聆聽老法師開示。博明老法師首先陳述了舉辦清涼藝展的緣起，並讚嘆這次由曉雲老法師主辦的清涼藝展，能在長沙岳麓山展出，實屬因緣殊勝難得。



▲湖南麓山寺展出台灣清涼藝展——佛心

老法師開示後，即由修慈法師代表曉雲法師致謝詞，而後我將佛教藝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現代經變圖」與「傳統經變圖」之差別，以及畫作之特色作了一番簡短的說明。

這次展出的畫作，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曉雲法師的禪畫，二是「現代經變圖」、三是佛菩薩像。禪畫中最突出的，是雲師的「雪山苦行」及「成等正覺」，分別描繪



佛陀成道前後的情形，這兩幅大橫披，掛在畫廳的正中央，為了這次展出，雲師巧妙地將這兩幅巨製，由水墨改成了彩繪，煞是好看，震撼人心。又因展出之作品為禪畫，皆來自佛心，故雲師又以巨大的字體寫下「佛心」二字，作為主題。

經變圖主要有「法華經變」及「楞嚴經變」，後者為二十五聖自陳圓通故事。博師特別喜歡「龍女獻珠」，他說龍女頃間成佛，可激勵女眾，發心精進，因佛行等慈，不分男女，均可成就佛道。我則偏愛《無量義經》「如龜之藏六」，喻眾生不可放逸六根，需收斂向內，才能自覺，更不會受外境所惑。

自 22 日起，每天上午八時開放會場，參觀者不斷湧入，我們一行五人，也不停的為觀眾講述畫中意義。會場裡有高級的根雕藝術品和花卉點綴每一角落，顯得更是莊嚴，典雅脫俗。錄音機則輕送梵樂。而且會場清香撲鼻，使人心境特別自在安詳，真可謂：「法喜充滿、遍地清涼！」

接連數日，來賓不斷，麓山寺在山腳下準備了一輛大型遊覽車，隨時接引訪客。遊人絡繹不絕，多虧博師事先已作妥善安排，發動了當地文化、藝術、學術單位



人士，前來參觀。而岳麓山一帶，均是大學及大專院校，單是湖南大學及湖南師範大學師生，已逾兩萬人，故得地利之便，來訪者多是知識分子及社會地位崇高人士。單是藝術家就來了三批，第一批是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聶南溪教授領隊，同行八、九位教授畫家。第二批則由楚天書畫研究院副院長李安光及老畫家劉迪耕先生帶隊，一行約十數人，第三批則為白石門下禪畫家，他們對台灣佛教藝術很感興趣，頻頻發問加深了解。

媒體方面，有湖南有線電視及長沙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也有新華通訊社、《湖南日報》、《長沙晚報》等發佈消息，和各地廣播電台的爭相介紹。來賓中，有政府官員、學者專家，而最多的則是學生了。我和柯美玉居士整日裡不停的在會場講解，尤其是經變圖中的佛教故事，特別引人入勝，從他們入神聆聽，臉上所表現出來的虔誠敬意來看，我深信他們的心，已完全融匯在佛法的喜悅中，心與心的接觸，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佛法把我們統一了。最後兩天，柯居士和我都患了感冒，她頸痛，而我牙痛，聲音都沙啞了，然而，我們仍爭取把握最後一刻，也會彼此互勉：「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這次展覽中，博師準備了幾本簽名簿，其中一本最精



美的，是留給貴賓簽名的。我們請博師寫下幾句作為卷首。他也不推辭，即題到：

剖一微塵具大千，佛恩祖意古今傳，

而今展出清涼藝，一香一色利人天。

一九九三年於湖南長沙



武林高手博明老法師

認識博明老法師，竟是透過家母，一位信奉了五十多年的天主教徒。記得有一年，母親去長沙探望舅舅，認識了湖南佛教協會會長博明老法師。經過她的引見，我們便與博明老法師有了往來。1994年老法師拜託我，邀請曉雲導師的清涼藝展到湖南麓山寺展覽，經過多番溝通協調，得到曉雲導師的首肯，又突破重重困難，終於在長沙麓山寺，舉辦了一場兩岸民間佛教藝術的盛大交流。

有一天，我收到博明老法師一封信，囑我往吳興街的大悲精舍，拜會該道場的住持，那是一位比丘尼長老，有事託我代辦（時間久遠，長老尼的德號，我已經不記得了。）我找了一個清閒的日子，獨自來到大悲精舍，有緣拜識了那位長老尼。她微胖的個子，幽默的口才，很慶幸地聽她講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卻說這位長老尼曾經獨往南麓衡山，參訪禪宗遺跡。抵達長沙時，竟不知往何處投宿，只得先找了一家旅館，暫作休憩之所。出得門來，四下打量，心中仍是惦著找間



寺院掛單。這時正好見到一位老和尚，用扁擔挑著水果，正待上山。

長老尼趨前問路：「借問附近可有寺院可供下榻呢？」

只見老和尚用手向前一指：「前面便是麓山寺！」

當下長老尼歡喜極了，原來這位老和尚便是麓山寺的方丈博明老法師。更不可思議的是，老和尚年輕時在少林寺附近的武館學功夫，當時傳授武術的師傅竟然是長老尼的父親呢。

長老尼終於在麓山寺安了單，午後還休息了片刻。迷迷糊糊的，她做了一場夢。夢中她獨自在廟裡蹣跚，只見迎面走來一位老和尚，擋住她的去路。那位老和尚扯了扯自己的長衫，對長老尼說：「我的衣服破了，你給我補補。」長老尼當下感到不可理解：「我的衣服破了，還得讓信徒為我縫補，我眼睛又不好，怎麼給你補衣呢。」就在這時，她醒了，原來是個夢，又彷彿身歷其境。她站起身來，四下閒步，竟然發現了一尊還沒有貼金的阿彌陀佛聖像。她認為這是佛菩薩託夢，要她圓滿為佛像貼金，接下來就是博明老法師把這匯款的工作，托付在我的身上。



當時兩岸從銀行匯款相當麻煩，我把長老尼給我的台幣換成美金，轉交義兄顧卓雄，請他自香港把錢匯到麓山寺去了。



▲湘西密印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不久，我和曉雲導師的學生林濃計劃去張家界旅遊，博明老法師自告奮勇，要擔任我們的導遊。張家界是大陸近數十年才開發的旅遊景點：被譽為「比黃山美，比桂



林奇。」石壁倒映水面，彷彿一幅幅奇幻的畫作，我們遊了天子山、鳳凰城、奇峯並列，美妙絕倫，地貌景觀，令人流連忘返。

有一天來到一家農舍準備用午餐，看到他家門口地面上有個巨坑。博明老法師壓低聲音告訴我們說，這裡原來有一顆大樹，有一天，大樹無風自倒。博明法師連忙趕過去看，木材高度硬度正適合雕塑一尊千手觀音。他見村民正要通知垃圾處理廠，把大樹搬走，就對他們說：「這種木頭沒有什麼用，讓我幫你們處理了吧！」村民還連忙謝他，而老法師就把大樹搬回密印寺了。聽了這個故事，感覺不可思議，我跟老法師說：「千手觀音貼金，這筆費用由我來吧！」

老法師卻說：「已經有人認捐了。」

我有些失望，因為我特別喜歡千手觀音。

「那我可以做點什麼呢？」

「密印寺新雕塑的三尊大佛，你同樣可以供奉貼金啊！」

前面提到過，博明老法師會武功。他從香港運箔金到



湘西密印寺，為佛像貼金。他的司機何師傅告訴我，輸送過程中危險重重，他雇了幾位保安人員，一同上路。還沒抵達目的地，就遇到搶匪。他請的保安，一個也不中用，嚇得直打哆嗦，更何況上前應敵。不料老和尚走下車來，一手一個，抓住後頸窩，把兩個頭對碰，向前一甩，兩個人就飛出去了。想想也真逗，他老花錢請保安，還要保護他們啊！



願持一點光明種

紀念曉雲法師，必然會想到，一位七十九歲的大德比丘尼，開疆闢土，筆路藍縷、創辦一所社會大學的艱辛。導師最重視的，就是飲水思源。如果沒有全台各地寺廟和護持大眾的關切支持，華梵不可能成就。這裡我只介紹一位我所敬仰的傳悔老和尚，承天禪寺的方丈，他是廣欽老和尚的弟子，在捐贈方面，他們對華梵的貢獻也是最大的。

過去，每年春節，曉雲導師必定帶著我和修慈園長去參訪承天禪寺，那是座落在土城、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廟。每次拜訪承天禪寺時，導師總會頻頻讚嘆說：「這是台灣道風最好的道場。」他們穿著的，就是類似的糞掃衣，一切的勞務，所有人都共同參與。方丈室內有著這樣一副對聯：「願持一點光明種，化作人間無盡燈！」應該是出自傳悔老和尚的手筆。

傳悔老和尚是性情中人，每次去禮座，都有道明法師（女眾當家師）、道淨法師（秘書長）和道智法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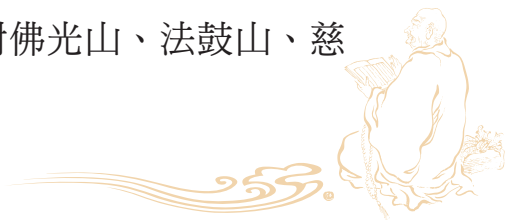


悔老和尚侍者，已往生）三位作陪。後來曉雲導師身體狀況每下愈況，我自己仍常常去，老和尚看到我很高興，給我講故事。特別喜歡講玄奘大師，每每講到玄奘大師為法奔波勞苦，便會潸然淚下。

華梵大學位於 500 公尺高的大崙山上，根據建築法，山坡地的建築物斜度不得超過 30%，我們打算將圖書館建在校門右方，並取名為：廣欽老和尚圖資大樓。當時我已經快卸任，而建雜照始終批不下來。事實上，圖資大樓的各種管道早已經完成。承天禪寺的捐贈已多年，利息收入也增加了不少，建雜照若一再拖延，很難面對熱心贊助的大德和居士。有一天，我請李孟翰總務長和高維新圖資館長，隨我前往承天禪寺，取出我早已準備好的文疏，在廣欽老和尚和傳悔老和尚紀念像前，把多年來建築圖資大樓的種種困難，懇切的向兩位老和尚傾訴，並求老和尚神力加持，令一切問題消弭於無形。

記得在祈禱後不久，曉雲導師圓寂。我向董事會請辭，而後，竟然迎來了好消息。圖資大樓的建雜照批下來了。想到我們為它奮斗了好多年，終於雲開見日，如願以償。

承天禪寺不曾自己辦學，但是對佛光山、法鼓山、慈



濟、華梵都曾慷慨解囊，不吝大力支助。在傳悔老和尚追思會上，大雨滂沱，祭拜的信眾絡繹不絕，由山上一直排到山下，表達著對老和尚無限的緬懷和思念，當時教育部長曾志朗和夫人洪蘭教授也連袂前來。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承天禪寺的法師們，饋贈老和尚的舍利予我，作為永遠的念想。



▲熱心助學的承天禪寺傳悔老和尚

華梵大學那莊嚴肅穆的廣欽老和尚圖資大樓，大部分經費是由承天禪寺所捐贈。作為華梵前前前前前校長，借此機會，感念傳悔老和尚，感恩承天禪寺眾位法師，還要特別感恩傳淨法師，傳緣法師，關心我這老病之身，我也想念你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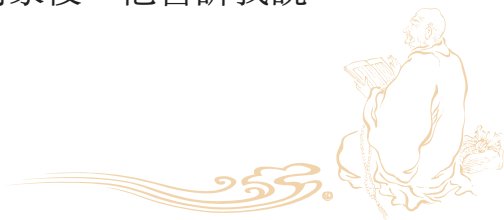


默默清修的水月老和尚

自從我從德國回台後，在成大任教十五年，當時就
很想參訪一些叢林古剎，並向當代高僧大德請益。我最
早在台南認識的兩位法師，一位是竹溪寺的常定法師（我
皈依恩師樂果老法師的法子），另一位就是湛然寺的聖禾
老法師，一般我們稱他水月法師。

我這裏只想寫水月法師，記得剛回台不久，有一天，
我從湛然寺門前經過，看到一塊招牌，寫著「《天台藏》
出版社」，進去看了一下出版的書籍，有一套《天台藏》，
當時印刷的品質，並不那麼好，後來就越印越精美了。

1988年我第一次朝普陀，有幸拜見大方丈妙善老和
尚，看到當時圖書館的藏書量很少，就自告奮勇，回台後
郵寄一套《天台藏》贈與普陀山。那時正巧高家俊教授準
備去大連參加一場研討會，就拜託他，在研討會進行時，
設法寄出《天台藏》。後來我去信請問妙善長老，書籍
是否收到？回函竟答覆，不曾收到《天台藏》，令我感
到好失望。於是我打了一通電話給高家俊，他告訴我說，



他在大連把那一箱書交給一個學生，請那位學生幫他寄，這一寄，那一箱法寶，至今卻渺無蹤影了。

記得 1994 年，曉雲導師接受湖南佛教協會會長博明老法師的邀請，在長沙麓山寺展出了第廿屆清涼藝展。

博明老法師對於曉雲導師的禪畫藝術創作，十分欣賞，特別想來台一遊，最後也如願以償。來到台灣後，他想參訪寺院，我就帶他去湛然寺拜訪了水月法師，博明法師也是學天台宗的，幼年在南嶽衡山出家，是祝融峰寺默庵老和尚的弟子。博明法師年少時，有一天聽說日軍要上山了。他正謹慎小心的關好各廂門窗，已被日軍抓住，帶到軍官面前。軍官見他是個和尚，便用樹枝在地上發問，問他修學那一宗。法師也在地上寫下「天台」。軍官開始考他：「你說說：何謂天台三大部，五小部？」法師當然準確說出答案：「天台三大部是《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而天台五小部則是：《金光明玄義》、《金光明文句》、《觀音玄義》、《觀音義疏》及《觀經疏》」。那個日本軍官送給他一面小旗子，日軍經過他們寺院，就不會找他們麻煩了。

卻說曉雲法師一共辦過三屆天台宗研討會，第一屆在永明寺華梵佛學研究所，貴賓是常定法師。第二屆在華梵



大學薈萃樓，主講人就是水月老和尚。第三屆在華梵大學六度樓舉辦，貴賓是慧嶽老法師，三次我都參加了，水月老法師和慧嶽老法師，還是我去邀請的，對這幾位大德的風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月老和尚（中）參加華梵大學第二屆天台宗研討會

水月法師的道場佛隴，位在台南虎頭埤，我去過兩次。有一次是家父母來台，我想帶他們到名勝景點散散心，家母是文人，所以我安排她和蘇雪林老教授，唐一男教授出去喝茶聊天。她和老爸約法三章說：「你玩你的，我玩我的。」那時父親對佛法已開始產生濃厚的興趣，所以我建議他去參觀寺廟，說：「我帶你去一風景優美的地方，我們可以划船，也可去廟裡參拜。那裡有一位水月法師，你一定會和他談得來。」於是我打電話去佛隴，



跟他們約好，在佛隴用午齋。

一早我們就去虎頭埤，水月法師十分懇懇的接待著我們，他老十分慈悲，在他老身邊，不會感到任何壓力。午齋時，老法師帶著我們到五觀堂用餐，記得那天好像是吃餃子，他們養了三條大狗，在那種偏僻的地方，必須養狗來看守家園。這三條也不是一般普通的狗，在用齋的時候，老法師拿起法器，叮叮噹噹的唱著供養偈，那三條狗即刻也奔跑到五觀堂的門口，把兩隻前爪撲在門上，法師在裡面唱著供養偈，三條狗也在門外嗚嗚地叫，還有腔有調，好像很會誦念一樣。等到水月法師把法器放下，狗狗們也唱完了。水月法師笑笑指著門外說：「我誦完，牠們也誦完了。」

那天本來打算帶我父親去虎頭埤風景區遊玩一個痛快，但是老爸很少一個人單獨出門，就絆在我老媽身邊，彷彿比目魚一樣，這麼難得的機會，也都沒有住下來。臨別時，老法師還送我一顆超大的高麗菜，那是他自己種的，味道遠比菜市場的更為新鮮甜美。

水月老法師為人很低調，性情溫和慈悲。我出家後，有一次過新年，剛好路過湛然寺，看到很多人在裏面拜千佛，我就坐在殿外面等候，看看能不能遇到他，等到休

息時，不幸卻當面錯過。我也不方便打擾他休息的時間，終究沒有見到最後一面，思想起來，難免心中湧現幾分惆悵。



追念法鼓山的聖嚴老法師

比較早年的印象，我曾經在宗教研討會上，拜識了法鼓山聖嚴老法師。而比較深刻的回憶，則是一次邀請我在農禪寺為社會精英演講。當時在場的聽眾，來了不少知名人士，至於我的演講題目，很抱歉，早就忘記了。演講結束後，志工要我留下來用藥石，他說：「聖嚴師父馬上就要回來了，因為今天剛好是師父在中視節目錄『不一樣的聲音』二十週年紀念，所以他不在農禪寺，不過他會趕回來與我們共進晚餐的。」

老法師回來了，坐在主席台上，面對觀眾，顯得很歡喜。他老向聽眾們詳細介紹我的背景，沒有文稿，對於我皈依樂果老和尚，學習天台，在西德留學，獲得理工博士等，都瞭若指掌。當時我和老法師並沒有特別深刻的互動，一位後生晚輩來作一場演講，他老所表現出來的歡迎，並予以相當不錯的鼓勵和肯定，任誰都會感到欣慰的。

公元 2000 年，前教育部長吳京舉辦了一場「通識教



育講座」遠距教學，關於宗教議題，特別邀請聖嚴老法師在政大商學院，以「宗教與人生」為題，作五場講座。演講是由政大校長鄭丁旺主持，與談人有吳京、李亦園和華梵大學校長馬遜，全國十五所大學的選課學生，透過遠距教學同步上課。聖嚴老法師由淺入深的詮釋宗教，宗教的信仰，宗教的生活，以及宗教的修養。聖嚴師父認為：「台灣民眾的宗教信仰，大都停留在信仰靈異的階段，信仰層次不高，無法提昇心靈的境界。」



▲法鼓山聖嚴老法師主講「宗教與人生」

聖嚴老法師並將信仰分成八大類：急診型、賄賂型、證人型、存款型、健身型、愛與施型、倫理道德人品提昇型、超越自我型。他認為法鼓山推動的「提昇人品，建設淨土」的理念，屬於第七類型的最佳實踐，而任何宗教都可以由基礎信仰提昇到修養的層次。



我當時則提出：「佛教並不屬於英文 religion 的意思，但它卻是百分之百的宗教，因為宗教一詞最早起源於佛經。而佛法能調和人心與物質世界的矛盾。」我當時表示：「佛教徒應該做佛的化身，以智慧和慈悲做有益人類的事情。」聖嚴老法師開玩笑的說：「我看馬校長比出家人，更像出家人啊！」他老回答吳京前部長時更說明：「因果不可思議，人是從無量生死而來。只要活在當下，才能發起利益眾生的悲願，這是宗教最重要的關鍵。」

曉雲導師圓寂後，蓮華學佛園修慈園長邀我同往法鼓山拜見聖嚴老法師，稟告他老這一訊息。當時李志夫所長正好在老法師身側，他們提到我在華梵大學的貢獻，多有謬讚。我感到，聖嚴老法師頗為欣賞我這個後生晚輩。我去五台山出家那段日子，老法師本有意邀請我去法鼓學院，聽說我在五台山，無法聯絡溝通，所以聘請了另一位。我非常誠懇的感謝他老：「您知道嗎？您老新聘的校長非常優秀，比我強太多了，首先我得恭喜您。另外，我這一生再也不會擔任行政工作了。」記得還有一次，我人在台北，接到他老電話，希望我去法鼓大學任教，他認為這樣，我可以有更好的發展。我感到很惶恐，老實回稟他老人家。到國立台南大學教書，可以與過去在成大的年資銜接，退休時才可以領到月退俸。如果從私

立大學退休，一次領的退休金有限，所以接受了台南大學的聘請，我也深深感謝台南大學的盛情，以講座教授聘請於我，待遇好、薪水也高。他老有些失望的說：「可惜我們學校暫時還沒有這種制度。」其實，很早以前，老法師就曾經透過政大鄭丁旺校長邀請我，當時的情況，我也無法接受。在此，我必須深深感恩聖嚴老法師的慈悲，希望我在法鼓山發揮，為佛法作出貢獻。人生就是如此，無法揣測它的方向，這就是無常啊！最後，向可敬的聖嚴老法師，鞠躬頂禮！



普陀山拜謁妙善長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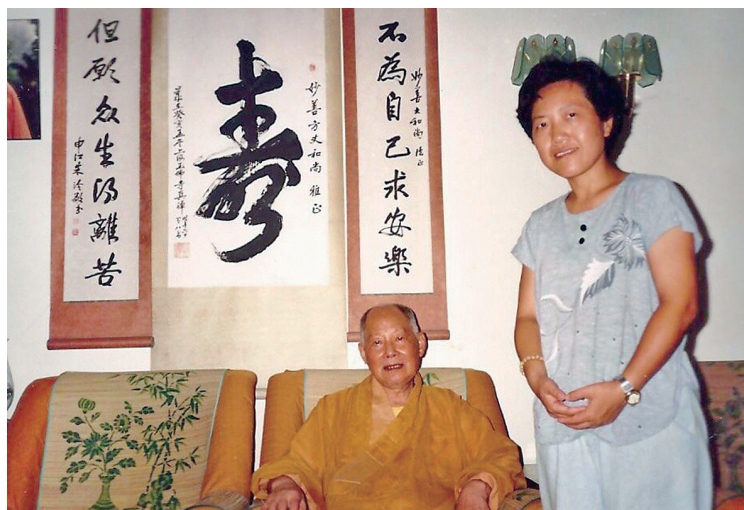
為了寫這本書，憶念我這一生中所親近的大德長老，要從腦海中、電腦文件中搜尋一些陳年往事，頗耗心力。唯書中每一位善知識，都曾對我個人的法身慧命，產生過無形的影響。這一篇我想寫的，是普陀山老方丈妙善老和尚。

1988年我初到上海，便想借此機會，朝拜普陀山觀世音菩薩。作為佛弟子，朝拜中國四大佛教名山，禮敬與娑婆世界最有緣的四大菩薩，是我的心願。從小就因觀世音菩薩的諸多感應，一生中便與菩薩結下善緣，觀世音菩薩也常常加持於我，使我度過生命中許多艱難與困境。

四大佛教名山，高僧如雲，需看您是否有緣相見。這一次朝普陀，能夠有緣結識大方丈妙善老和尚，也是我的福氣。因為接觸時間太短，資料不夠豐富，比較難於執筆，本來想放棄了。但是很意外的，近日卻發現了老和尚當年寄給我的一封信，上星期又找到一張我站在老和尚身邊的照片，我深信緣份不可思議，感應不可思議，心中立



定主意：「妙善老和尚一定要寫！」



▲普陀山拜謁妙善老和尚

另外一方面，因為從小我便受到恩姨母的影響，聽到她老人家回憶她和湖南高僧上明下印老和尚，以及我的外祖父朝拜普陀山的點點滴滴，十分嚮往。姨媽朝普陀時年紀還小，但是她智慧很高，佛緣深厚。在梵音洞她觀看到自己過去生的相貌，有不少男女熙熙攘攘出現在不同的環境中。姨媽也代替外祖母觀看到白衣觀音，手持淨瓶，將甘露水傾瀉在梵音洞中。至於我的外公，是一位藝術家，經常繪畫佛菩薩聖像。所以他祈願能參拜諸佛菩薩聖像，作為未來描繪佛像時，更能真實反映聖像的莊嚴。

姨母講述的這些故事，深深令我著迷。抱持一顆虔敬



的心，朝拜普陀聖山的大悲觀音，成為我畢生最大的夢想。豐子愷先生的小女兒，豐一吟居士是上海佛教協會的理事，她是家母的朋友，由她的安排，住進了法雨寺，外牆還刻有弘一大師所書「法雨」二字。在法雨寺幾天，我認識了來自上海的文人雅士，還意外得到他們贈送的墨寶。有一天清早起來，我從法雨寺三步一拜，沿著石階向普濟寺方向前進。虔敬之心超然物外，連入場卷都是上海人幫我付費的。他們要去朝南海觀音，我則準備繼續在普濟寺禮佛，所以沒有跟他們同往，揮手道別，互道珍重。

我把身上的淤泥洗乾淨後，發現法雨寺招待我的道明法師。他匆匆走過來問我：「你想不想見見這裡的老方丈？妙善老和尚是整個普陀山的大方丈，道高德隆，人人景仰，是很難得有機會親近的。」我一聽簡直如獲至寶，便問他說：「何時可見呢？」他說：「我得先去問問老法師，他老人家正臥病在床，不知道是否會接見你。」於是在方丈室外的拱門前等待，這時道明法師出來了，他帶我走過一方典雅的庭院進入方丈室，裡面的佈置也著實樸實簡單，老和尚坐在一張普通的靠背椅上，非常親切的接待我。

妙善長老告訴我，他們也有圖書館，只是裡面的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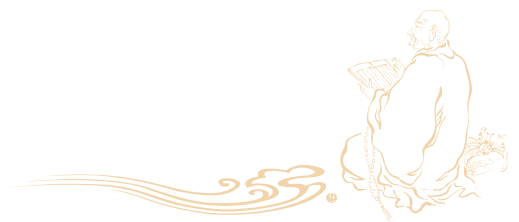


太少了。這使我想到了台南的「天台藏出版社」，我可以請一套相送。此外，我告訴老和尚，在法雨寺掛單，是豐一吟女士安排的，她是家母的朋友。老和尚說，他想看看《護生畫集》。我當下即應允，回到上海後，我會馬上寄一套給他。妙善長老談到普陀山佛學院的宗旨，是「教演天台，行歸淨土。」他要我去看看圖書館，並吩咐給我準備一碗麵。

當時的普陀山圖書館，書籍的確少得可憐。一切有待重新整頓，從新出發。

我回到台南後，趁著高家俊教授去大連開會，請他幫我把《天台藏》帶到大連，再間接把書寄往普陀山。不知何故，妙善老和尚並沒有收到《天台藏》，而高教授的學生聲稱，他已郵寄經書，《護生畫集》卻收到了，心中自有說不出的遺憾。

時至今日，我又多次拜訪了普陀山。妙善長老早已歸西，無緣再見。卻見到他老費心所建造的南海觀音，高聳入雲，莊嚴清淨。另外也是妙善長老創建的一座博物館，同樣美輪美奐，精彩絕倫，感動得難以形容。



湛山寺與明哲老和尚

記得我在華梵大學任教時，明哲老和尚正擔任山東佛教協會會長。同時他曾一度造訪過石碇的華梵校園。明哲老和尚步履輕盈、精神抖擻，性格樂觀開朗，雙目炯炯有神。自從我離開華梵後，重新回到台南，任職於台南大學，前往五台山，在夢參老和尚座下薙髮出家。

有一次，接受了上海玉佛寺邀請講經，便尋思著借這機會參觀湛山寺，拜訪明哲老法師。並接受他老邀請，在佛學院演講一部心經。台南法源禪寺的心暉法師和圓昕法師也陪我一同前往。我在上海講完地藏經後，隨即打道山東青島。感謝上海皈依的弟子們，把心經講義印刷成冊，送給青島湛山寺佛學院。

明哲老法師看到我們，十分歡喜，笑容滿面，用手指著我說：「你們可曾想到她會出家麼？」第二天開始講經，上海兩位居士也聞訊趕來。明哲老和尚待客十分慇懃週到，那時，因青島氣候漸行轉涼，他擔心我們受寒，熱心的要把他自己的長衫借給我們穿，那又如何使得？



七天後講完心經，湛山寺的監院妙嚴法師要帶我們去遊嶗山和泰山。一早我們就在搬行李上車，只見一位年輕漂亮的小姐，一直在看我，我即向她點頭示意。這回她走過來問道：「師父，您還認得我嗎？我是張瑞！」我仔細一瞧，果真是在陝西師範大學認識的年輕人。一年前左右，我和顏維謀校長應邀去西安演講，張瑞開車來接待我們，遊覽了法門寺、草堂寺等各宗祖庭古剎。

我和張瑞聊了一會兒，便囑咐她明日再來。接下來便隨妙嚴法師往嶗山遊覽奇觀異景。嶗山地勢頗為奇峻，山中有一座古廟，裡面有間專門修行般舟三昧的禪堂。全寺的僧眾及志工都是以念佛為生活重心，看了十分令人欽佩。

最難忘的回憶，是那羅延洞，據說憨山大師曾在洞穴中結廬兩年。不久我們先後也爬進去了，向上望去，洞頂有個大洞，傳說過去有位那羅延，修煉成仙後，他一飛衝天，就造成洞頂的大窟窿。洞穴的外壁有一些攀岩的腳印，我們小心翼翼的爬進洞裡，還合誦了一部心經。

遊遍嶗山後，接下來我們也去了泰山。泰山是中國五嶽之首，矗立在魯中群山間。主峰稱為玉皇頂，海拔1545公尺。泰山的主神，被稱為泰山姥姥，我們去的那



天，正巧是泰山姥姥壽誕，居民們穿紅戴綠，扭著秧歌，擺動著身體，擔著滿籬筐的禮物，上山進供，要為姥姥慶壽。

遊畢泰山，我們回到湛山寺，晚上老和尚還找我們聊天喝茶，講了很多他當沙彌時的故事。他老講得興致盎然，可是滿口的山東國語，實在聽不懂。

第二天一早，張瑞依約前來。湛山佛學院教務長妙湛法師特別過來，送給我們每人一尊掛在脖子上的彌勒玉佛，真是太客氣了。飯食已訖，我單獨呼喚張瑞到我那小小客堂，聽聽我講金剛經，因為她很想聽我講金剛經，所以特別滿她的願。

講完金剛經後，我率領大家同往方丈寮，向老和尚告假，並致上祝福。方丈室前，我向明哲老和尚說：「張瑞剛聽完一部金剛經呢。」老和尚興趣來了，向張瑞說：「金剛經嘍？你說說看，最喜歡金剛經那一句呢？」張瑞立即回應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老和尚聽了很高興，讚美她幾句，但她卻沒有聽懂山東話，老和尚當下拿紙筆寫下給她。其他幾位弟子，都羨慕她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老和尚的墨寶。次日大眾正式向老和尚告別，他老禮聘我為青島湛山佛

學院教師，我欣然接受了這一紙聘書，然後拜別老和尚，離開了湛山寺。

另一次到山東，是參加明哲老和尚升座，他要接管兩座大廟。其一為南山寺，在露天廣場舉辦此大型活動。南山佛身相莊嚴高大，沿著階梯走上山，即到佛身邊。典禮在佛像前舉行，上百餘大和尚身披祖衣，獻上祝福與恭賀詞。



▲陪同明哲老和尚參觀華梵大學校園

另一座大廟，稱為泰安般若寺，有五間聖殿，安立五方如來，莊嚴肅穆，令人望而生敬。令我感到特別新鮮和好奇的，就是當典禮進行之際，突然發出巨響，五彩繽紛的狼煙，瀰漫了整個天空。離開山東，明哲老法師



還送我兩尊佛像，一尊清香無比，是木雕的毗盧遮那佛，另一尊則是貼金的觀世音菩薩，另外，老和尚還送我康熙皇帝以金粉手抄本的金剛經，實在令人感動！

數年前，明哲老和尚已往生淨土，祈求佛菩薩慈悲加被，老和尚花開見佛！早證菩提！迴入娑婆，廣度有情！



觀音老人——悟明老和尚

海明禪寺的悟明老和尚，人稱觀音老人。每天老人家都持誦大悲咒，並奉大悲觀世音菩薩為本尊。老人家處事堅毅圓融，待人寬宏大度。一生致力弘揚觀音法門，並以大悲水贈與病患。



▲百歲高齡的悟明老和尚

第一次緣遇悟明老和尚，是在華梵大學奠基典禮上，那時我還在成功大學任教。那一天，陰雨綿綿，曉雲導師看著窗外的人潮，滿臉憂慮的說：「下雨囉，希望他們不



要淋濕，會感冒的啊。」

華梵山路上，遊覽車一部接一部，頭尾相連，彷彿一條蜿蜒而上的巨龍，十分壯觀。打從四方雲集的佛弟子，也顧不得地上的碎石與泥濘，排列著整齊的隊伍，三步一拜，高聲唱誦著佛號，從山下漸漸來到學校的大門口。

當時的室內運動場于藝館，常用來舉辦各種不同的大型活動。那一天，名士清流如織，車水馬龍，冠蓋雲集，李元簇副總統等嘉賓貴客齊聚一堂，悟明老和尚就坐在第一排中間的座位上。曉雲導師把我引至老和尚跟前，向老人家介紹我。記得老和尚非常慈悲，點頭微笑，還幽默的開著玩笑：「曉雲法師是觀音菩薩，你是韋陀將軍，要盡心盡力護持道場啊！」

在我任職華梵校務十年中，舉凡有重大的活動，如校慶、畢業典禮，我們都會邀請悟明老和尚參與盛會，並簡單開示加持。我記得老和尚來過幾次。唯老和尚年事已高，雖然他老人家在教界深受景仰，能邀請前來，是學校莫大的榮幸，但也不忍心老人家過度折騰。記得曉雲導師圓寂後，我就搬回台南，任教於台南大學。隨赴五台山金刀「咔嚓」剃下娘生髮，現出僧像。



再次搬回台北，就想著去海明寺拜會悟明老法師，向老人家請示為僧之道。那年他老 99 歲。當我們抵達海明寺時，知客師卻告訴我們，老和尚不在寺內，去做身體復健了。我們坐了一會兒，聽到客堂外人聲嘈雜，知道是老和尚回來了，匆匆走出廳外，只見他老人家下了車，我們就趕緊匍匐道旁，頂禮膜拜。

老和尚親切的微笑著，再度引領我們來到客堂。他老讓我和他同坐在一張茶几的兩邊，隨即常住法師為我們奉上熱騰騰的香茶。老和尚言談十分幽默，說理清晰，風采威儀，受益匪淺。他老還徐徐拿出一個二千元的紅包遞給我，並祝福我圓頂，位列僧班。

次年，就是老和尚百歲壽辰，仁隱法師和我，還有顏維謀校長都收到了邀請函。顏校長打電話與我商量賀壽的方法：1. 我們三人一同前往，但不要耽擱他們太多時間。2. 我們不要在老和尚生日當天去賀壽，早一天前往暖壽比較恰當。否則人山人海，擠在不熟悉的人群中，會感到尷尬不安。

悟明老和尚百歲壽辰的前一天，仁隱法師帶著她的一位皈依弟子，顏校長帶著他的夫人，浩浩蕩蕩來到海明寺。知客師囑我們稍等候，悟明老和尚親切的身影就出現



眼前，我們同聲祝賀，老和尚也親切招呼我們坐下來。外面貴客如雲，時而聽到某某大和尚蒞臨。顏維謀校長說：「我們還好早一天來，明天人就更多了。」那時我回頭看了看顏夫人，她當時身患重病，我就向慈悲的悟明老和尚請求，為顏夫人加持。老和尚的侍者向我使眼色，他擔心大伙都有此要求。此時顏夫人已跪在老和尚跟前，而老和尚的手指已在她頭頂上劃起來，一筆一筆，緩慢而認真，聽說他老加持的，是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我心感到不安的是，不好意思再為仁隱法師請求老和尚的加持了。



▲百歲人瑞，耳聰目明

悟明老和尚修持觀音法門，他老耳根清淨，的確與眾

不同。我與他老坐在茶几兩側，也有一段距離。他老並沒有戴助聽器，百歲高齡，我們不必大聲吆喝，他老聽得清清楚楚，一點也不含糊。我這輩子見過兩位修耳根圓通的高僧，並親眼看到他們言談清晰，不必另外使用輔助聽覺的儀器。一位是我皈依恩師樂果老和尚，另一位就是悟明老和尚，海明寺的觀音老人。這些慈悲的長者，即使早已往生淨土，仍然留給世人無限的緬懷和思念。



緬懷慈悲的今能長老

記得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上網，才發現今能長老在前一天早上 8:44 分入滅的消息，心頭頓時感到十分難過與愧疚，我已經很久沒有去探望他老人家了。主要是因為路途遙遠，我自己又沒有車，交通十分不便，唯有在此撰文來紀念這一位慈祥的長老了。

我從 1995 年起，來到華梵大學服務，主持校務十整年，每逢學校重大的日子，今能長老都會法駕親臨。猶記當年 SARS 瘟疫肆虐，我特別請求長老來校淨化校園，祈願諸佛菩薩慈力加被校內師生、教職員工及護持志工。今能長老待我一直特別關心，思想起來，感銘五內，永誌難忘。下面幾件事，表達我對今能長老至深懇切的追思及懷念。

我在華梵大學服務的時候，有一年一位電子系的同學因車禍往生，當時我還在師大主持一場研討會，學務處打來電話，告訴我這一不幸的消息，頓時讓我悲痛十分，因為那是我擔任校長以來，第一次因車禍而發生死亡的



意外。回到學校，先向創辦人曉雲導師作了簡短的報告，也請示導師，應當如何善後？導師教我說，凡佛事當請教今能長老。我便打了一通電話過去，請求他老派遣一位弟子，幫忙處理學生招魂事宜，想不到長老竟然親自來了。我們陪同長老來到車禍失事現場招魂，長老為往生的同學，慈悲親切的說法，在場師生無不動容。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他老當時也剛動過手術不久，聽到我的電話，就匆忙的趕來了，這種道誼，豈能不令人感動？

2002年家父在美國往生，我把父親的靈骨迎回台灣，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告別式。今能長老不知從何處得知這一訊息，馬上打電話給我說，他會邀約兩位男眾法師前來主法。那一天，當大和尚們抵達殯儀館時，我前往接駕，並奉上供養金。可是今能長老堅持不肯收下，而且他還不讓另外兩位法師接受我的供養。他說：「自己人是不需要的。」（可是我並不認識另外兩位大法師，而今能長老竟稱呼他們為同學。）正在那時，追思儀式即將開始，我也不能一直跪在地上，他老嚴厲的把我叫起來，我也就不得不依教奉行了。

後來，也就是2004年10月15日曉雲導師圓寂，將近中午時分，我打電話去給長老，而當時聖靈寺也有法



會，他老接到電話馬上趕來，並且在導師床前說法。長老說：「你放心走吧，馬校長和出家人是不一不異的。」（當時我還沒出家，他也不知道我即將離開華梵）。晚上的入殮大典以及後來荼毗儀式，都是今能長老親臨主持，他老離開前，將他親自寫的讚頌交給了我，吩咐我保存，我影印了幾份，並將原文交給導師的大弟子仁隱法師，可是不久後她也離開人世了。

曉雲導師圓寂後，我離開了華梵，接受了台南大學的禮聘，回到台南。半年後悄然去了五台山，在夢參老和尚門下圓頂。我還與台南大學黃政傑校長說：「頭髮沒了，你還請我擔任講座教授嗎？」他笑道：「我請講座教授，是看她頭殼裡面，不是看頭皮外面的。」

出家的消息傳到今能長老耳裡，他老馬上驅車一路南下，趕到台南看我，並且勸我馬上參加同年十一月在高雄慈雲寺的三壇大戒。在戒壇那段日子，承戒和尚^上了^下中長老，教授阿闍黎^上今^下能長老，開堂和尚會本大法師等特別關照安排，讓我順利受戒圓滿。尤其要感恩今能長老，週末還帶領皈依弟子們來探班。

離開華梵後，顏維謀教授接任校長，今能長老對華梵大學仍一本初衷，關切備至。當時顏校長夫人生病，他老

特別舉辦了一堂水懺，還指定要我參加。我跪在第一排，身體直挺挺的，一天下來，兩腿發痠發麻。今能長老致詞時說：「我相信她出家後，從來沒有這樣跪過。」我心裡想道：「老法師啊，不是出家後，是我這一輩子也不曾這樣跪過啊！」長老對學校，對我們每個人的這種恩德，我相信顏校長夫妻也感銘於心。

家母往生前來台灣居住，今能長老在蓮池閣請我們用午齋，對家母也是特別關懷，我相信他老就是和我們有緣。有一段時間，我借聖靈寺的場地講經，離開時沒有詳細稟明長老，深覺有愧。唯今祈願慈悲的今能長老蓮登上品，早證菩提，回入娑婆，度化有情！南無阿彌陀佛！



▲頒發今能長老護持華梵大學之功德狀



慧嶽老法師與天台宗研討會

記得那一年，曉雲導師準備舉辦第三屆天台宗學會研討會，而我們想請的貴賓是慧嶽老和尚。在我的印象中，慧嶽老和尚曾在日本立正大學研究，寫過一部《天台教學史》。因曉雲導師吩咐，我和秘書王福君一同來到老和尚環河北路的講堂。大伙坐定後，說明來意，一開始老和尚並不同意接受我們的邀請，參加天台宗研討會。老人家也不高興我們給他頂禮。他說：「你們給我頂禮，我還得回禮。你們一人一個禮，我卻得每人還答一禮。我一個老人，還有高血壓，怎麼能夠經得起如此的折騰呢？免了免了。」

這時我打量了一下老和尚的客廳，有一幅水墨畫，正是天台山的國清寺。聽說重建國清寺，老和尚曾經多費周章，鼎力相助。可見他老心目中，對於天台祖庭時刻銘記在心，對於道場的修復尚且如此的關切，何況是對天台宗的發展與傳揚呢？這時候，我向老和尚報告天台宗學會的成立宗旨，並力邀他老人家擔任第三屆研討會貴賓，最初老和尚是不同意去的，他說：「你們那個華梵大學的山路



彎彎曲曲，多走兩趟頭都昏了，甚至我老命都要丟掉半條。」



▲慧嶽老和尚（中）參加華梵大學第三屆天台宗研討會

後來經過我們再三誠懇邀請，老和尚才同意出席。我也半哄半勸的說：「您老去瞧瞧，現在天台宗的發展究竟如何？還有呢，華梵大學哲學系有一位德國教授康特，是研究天台的。他不但能說流利的中文，更不可思議的是，他還要把《摩訶止觀》翻譯成德文。這一屆的研討會，他還邀請了他的瑞典朋友史旺生教授，也是研究天台的外國學者，您老是天台宗的前輩，理應給予他們一些支持和鼓勵呀。」他老人家終於動心了，但是還有一個附帶條件。



那一天的研討會，他老到學校來，不許香案迎接，鳴鼓敲鐘，更不許大禮參拜，我答應了他老的條件。因為我聽說過，在國清寺修繕完畢後，天台山舉辦了慶祝法會，老和尚也自台灣遠道參加了慶典。當他老遠遠瞧見紅布條熱烈迎接的畫面時，轉身就走，我猜想這也可能是受到弘一大師的影響呢。

回校後，我慎重地向相關單位報告，當老和尚到來時，不可用大禮參拜。可是想不到那一天，蓮華學佛園的師生，仍然是排班搭衣，香案迎接，我怕老和尚不高興，幾乎嚇出一身冷汗。幸好德國教授及時趕到，連忙堆著諂媚的微笑，向老和尚介紹來參加研討會的外國學者，他老笑了，我心中的一顆小石頭也放下了。

第三屆天台宗研討會是在華梵大學六度樓會議室舉行的，當老和尚抵達會場後，貴賓們齊聚一堂，喝茶聊天。康特教授和他的朋友很懇切的向老和尚請教，氣氛顯得輕快而愉悅。當會議進行時，老和尚一再推辭坐上主席的位子，而我們曉雲導師又是遵守八敬法的比丘尼大德，所以兩位老人家就一再互相禮讓，好不容易導師也拗不過慧嶽老和尚，最後只能坐在中間。這也是大德們的一種身教，老人家的言行舉止，看在我們後輩的眼中，不要妄加



臆測，學習他們的威儀，學習他們的謙遜，學習他們續佛慧命的心量與真誠，才是三寶弟子的本色啊！



作者簡介

釋隆迅，俗名：馬遜。

1947 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依姨母撫養長大，11 歲移居香港與父母團聚。1970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工系，返港執教於伍華書院，皈依樂果老和尚。1972 年秋赴德國 Aachen 大學深造，1980 年獲得 Aachen 大學化學碩士及理科博士 (Dipl. Chem. 及 Dr. ref. Nat.)。回台執教於成功大學化學系 15 年。1995 年應聘為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校長。1997 年華梵在全體同仁努力下升等為大學。2005 年轉任台南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思維人生俯仰於天地，法身慧命唯佛法可依，即赴五台山普壽寺，依夢參老和尚出家，同年於高雄慈雲寺受具足戒。



歷年著作如下：

《塵沙掠影》（馬遜 著），三民書局，1998 年

《晴空星月》（馬遜 著），三民書局，1998 年

《大崙勉學》（馬遜 著），華梵出版部，1998 年

《覺教揚帆》（馬遜 著），遠流出版社，2003 年

《緣繫大崙》（馬遜 著），華梵出版部，2006 年

Chiao Kwan-Hua “Darstellung der Philosophie des Dschuang Dsi,” Uebersetzung ins Chinesische von Ma Sun, Ruhr Universitaet Bochum, Germany, 1999 德文原著者喬冠華（馬遜 譯），德國波鴻大學 1999 年出版

《般若波羅蜜心經淺釋》（釋隆迅 著）

《佛說四十二章經淺釋》（釋隆迅 著）台南貢噶寺

《清涼語絲·第一集》（釋隆迅 著）聞性精舍出版，2011 年

《清涼語絲·第二集》（釋隆迅 著）聞性精舍，2012 年

《淺釋心經要義》（釋隆迅 著）聞性精舍，2015 年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釋隆迅 著）佛陀教育基金會。2020 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 / 隆迅法師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2022.02
面 ; 公分
ISBN 978-626-95509-2-0(精裝)

1. CST: 僧伽 2. CST: 佛教傳記

229.386

111001035

ISBN 978-626-95509-2-0



9 786269 550920

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11010

- 46,900：陳紅錦。
10,000：周建發。蔡淑蘭。涂謙正。葉瑞斐。廖志旭。楊彩瓊。
6,000：邱奕明。姜淑容。
5,000：梁素雲。陳芳隆。楊翠枝。周瑾瑜。文國相。
3,000：李輝易。古采璇。江素昭。王慶章。林柯月嬌。廖千慧。王丁發。
2,600：王嘉玲。
2,500：林義桐。謝旻珊。
2,000：釋持行。鄭錦碧。林俊雄。
1,500：朱天泉。何春鳳。
1,000：馬英。吳旭旺。李秀花。謝文在。潘子亨。楊建宏。
500：潘政群。

願以助印功德，迴向莊嚴佛國。阿彌陀佛慈悲，先人往生極樂。
諸佛菩薩加護，弟子虔誠學佛。但祈健康如意，家庭幸福和睦。

以上共計台幣：188,000 元，恭印 2,000 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冤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
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
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使用，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
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 2566 年\西元 2022 年 02 月

恭印 2000 本

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

CH280-20/18498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2) 2395-1198

傳真：(02) 2391-3415

佛陀基金會行動網：m.budaedu.org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07694979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045004597503(代碼:004)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
- (二)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13
-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
- (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 本會交通 -

※捷運：善導寺站 5 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53、297 開南商工→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630、270、263、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三 八 六 九 號

譬如暗中寶
無燈不可見
佛法無人說
雖慧不能了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The Corporate Body of the Buddh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寶重法
置棄勿
敬請

For free



嚴禁販售
絕無募款

Not for sale

CH280-20

ISBN 978-626-95509-2-0



9 786269 550920